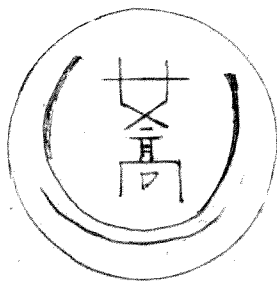


人生

巴
金
著



生 人

著 金 巴

行 刊 社 化 文

我醒來，哇哇地哭開啦；哭就是我的語言，哭傳達我的一切意思。

睜開眼，看見了頭菊子過來，她不耐煩的樣子瞪着我，伸手捏我的兩邊嘴巴；我的嘴張開，她塞進我的口腔裏一條手絹。

我更哭得利害，因為除了先前餓的意思以外，又添一層難受的意思。

直到我沒有氣力再哭了，她纔掏出來我的口腔裏那條手絹，然後抱我起來，擱在一個桶子式的囚籠裏頭。

囚籠裏頭有一塊和木頭一般硬的餅，我去抓那塊餅，餅却被手掌撥出籠子外面去。我沒有立刻就哭。作要哭的聲音；好像汽車剛開行的時候，必須先響一陣。

菊子拾起那塊餅，扔進籠子來；我去抓，這回抓住了，慢慢往嘴裏送；忽然有一隻

小老鼠在牆裏試下跑，奪去我的注意力；餅由手裏掉下來，又滾出囚籠外面。

我又要哭的聲音，這回她不但替我拾回來，並且給踢到床底下。

我放聲哭。她嘴裏叨叨音走過來，掏出手絹——擦去流在我臉上的眼淚，用手輕輕拍我臉蛋兩下，說一聲「乖，不要哭呀！」奶々領着才姊進來看我。

奶々抱我起來，語兩下。「剛醒麼」她問菊子，「爲什麼哭？」
「剛醒，一醒就哭，哄半天也沒有哄好。」

奶々用手指點我鼻子尖，又向空中一指，「飛！」這樣連續作好幾次，我不作聲了，嘴裏也反應着，吐出不大清楚的「飛」字來。

「奶々！」才姊叫一聲，聲音帶着哭又帶着笑。

「什麼事？」

「奶々！」她重複叫一遍，不說別的話，話全在「奶々」兩字裏頭。

「等一會再抱你不行麼？現在弟弟哭啦，先讓我哄哄他。」奶姊把持我右手，打才姊臉一下，又替我說：「不害羞，這樣大了還要教人抱。」

才姊生着氣不言語。第二次打她的時節，我的手幾幾乎沒有碰着她的肉，僅僅用甲

拈住我的臉一點；她揮手照我的臉而來，媽媽抬起胳膊擋住。

「……」

「他抓我的臉！」她哭着喊，仍然不饑我，轉到奶女身前來打，奶女迴身躲她，她轉背追。

菊子過來抱住她，又被她掙脫，但是她不想打我了，走出屋子，使氣哭。

「真沒有辦法！」奶女把我交給菊子追出去。

菊子由床底下拿出來一條花邊手絹，擗在衣裳聞氣的地方，抱我慢慢走到大門口外站着。

大門口外有好些人正在鬧着玩，以後我知道全是對門林宅的盪着；我們出來之後，他們鬧得更兇。

有一個人偷打另外一個人的後腦杓子一下，抽身就跑；沒想到腳踩在一塊石頭上，滑一跤，兩腳朝天躺地下，惹得大家全笑了；菊子拉出花手絹掩着嘴，吃吃地樂。

摔倒的人爬起來，掏出一塊特別大的厚布手絹，往身後頭抽幾下，拂去沾在身上的土。

「你底這塊手絹大概是擦屁股的，這麼髒還好意思拿出來！看看人家的！」被他打的人說，朝我們笑着。

「該死的！」菊子說一句，扭身進來。

在二門碰見小趙，他問菊子，「小少爺還哭不哭？」伸出雙手向着我，我投身過去他抱起我來，往高一舉，又往下一落，於是我大笑起來。

他吻我臉一下，把我交還給菊子；菊子接我的時候，小趙抽走菊子插在腰間的手絹。

「漂亮呀！」

「不要鬧！」

「得啦，送給我罷！」小趙跑走了。

我長大一點，學會走路，一個人能到隨便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我全喜歡；院子每一塊磚地盤對於我不像大人們那樣忽略，磚的裂縫，磚的排法全注意到，花生仁，餅渣遺留在上面更逃不了我的眼。

餅渣和花生仁拾到的時候就往嘴裏放還沒學會先往四面看看有人沒有再吃，因此挨

一次打。

我拾起一個花生仁，剛要往嘴裏放，忽然由後面伸來一隻大手，打我小手一下，把花生仁震掉地下；一個沒見過面的女人圓睜兩隻大眼，很近地站在我身旁，抬頭去瞻仰她的臉，她賞我一個嘴巴，當然我哭了。但是居然敢揚起小手去打她，教她知道利害，她又賞我一下。

我哭着去找奶媽，奶媽聽見我哭，以爲我摔倒了，已經慌忙跑出來。

「不要理他！滿地拾東西吃，要飯的相！」

奶媽也怕這女人，本來想抱我，被她一講，不抱了，領我走開。她用種種方法使我止住眼淚，並且告訴我，「以後不要在地下拾東西吃呀，再被媽看見，還是打你。」

從這時刻起認識了媽，認識之後碰見的次數越多起來，差不多天天見着，甚至於一天見着好幾次。她無論什麼時候全頂忙，我不曉得她忙的什麼事，只見她走到什麼地方不叫孫媽就叫菊子，作這事作那個事。

門房有一天被我摸到了，小趙和另外一個人住在那裏，那個人大伙稱呼他劉爺，是我們管事的。

他抱起我來，小綉蹲在地下，用手扒下眼皮，勾起嘴，作鬼臉使我笑。忽忽隔壁有人叫小趙，小綉趕緊出去；劉爺也把我放下。

我跟小趙出去，他進隔壁那間屋子，我也進去，裏面有一人長着兩撇鬍子，翹着腳坐在一張藤椅子上面，捧着一本書看，小趙站在門口，垂直兩手，「老爺！什麼事？」他問一聲。

那個人也不看小趙，也不說話，用手向棹上茶壺一指，小趙立刻過去，單手把着茶壺出去。

那人的眼睛不像小趙進來的時候專看書，搖搖頭四面看；他看見我，我對他笑，他不笑；我學小趙，用手勾起嘴，扒下眼皮，作鬼臉使他笑；他拿書拍桌子，連聲說「去」；我回頭就跑，門關着呢，我使勁推，推不動，扣着呢。我急得伏在門上哭起來。

小趙送茶壺來，開開門，我倒在他腿上，他一隻手提我起來，進去放下壺，送我上奶奶屋子去。

「怎麼呢？」

「在客廳被老爺哼他來着。」

「以後不要上客廳吵爸爸念書。」奶奶對我說。

渡

家

靳以著

本書蒐集短篇精悍的小品文廿餘題愛好文學的人都該讀
宅文筆流暢足爲研究文學者一大補助

定○價○一○元○一○角○

奶奶出門買東西，帶回來五六個大鴨梨，我和才姊一人分到一個。奶奶囑咐我們不要吃完飯立刻就吃，吃還一定要削皮。我沒聽這話，吃完飯立刻就吃下去，也沒有削皮。

「不聽大人言，吃虧在眼前。」這是奶奶常向我說的話。我的肚子忽然疼起來，起先我以為沒什麼要緊，忍耐一會就能好，誰知越來越疼；我不敢告訴奶奶，去告訴菊子。菊子不曉得上什麼地方去了，找不着她，沒法子只好去門房找小趙，却在那裡碰見菊子；門房裡只是她和小趙兩人，劉爺沒在。

「你原來在這兒，我方才在二門使勁叫你沒聽見麼？」

「什麼事？」

「肚子疼。」

「肚子疼一會就好。」

「疼了半天還未好呢。」

「你是不是叫我給你治？好好，來。」菊子帶着不耐煩的樣子走出去，我跟着他。我們到了廚房。她命令我閉眼，我閉上眼，她又命令我張嘴，我張開嘴；她塞進我嘴裏一個飯粒似的東西。

「咽下去！」

咽一口唾沫，那飯粒似的東西隨着唾沫吞進肚子去。「你給我吃的是什麼東西？」我睜開眼請問。

「藥。」

「爲什麼非要閉眼吃？」

「不閉眼吃下去不靈驗。」

「這藥怎麼那樣不好吃？」

「藥沒有好吃的，好吃的不治病。」

「什麼時候有效驗？」

「等一會就有效驗？」

果不其然，一會覺大瀉一陣，瀉完之後，我覺得輕鬆許多，肚子一點也不疼了。

我上奶奶屋，奶奶和才姊全沒有在屋子裏。沒東西可玩，把棹上的大鏡子拉過棹沿，對鏡子作鬼臉；扒下眼皮，勾起嘴唇；鏡子裏映着我的門牙貼着一點黑東西，仔細一看，是蒼蠅的翅膀。

蒼蠅翅膀怎麼會貼我的門牙上？真奇怪！……我想起方才吃的那不好吃的藥，也許就是蒼蠅沒有問題是蒼蠅，心頭一作惡，吐出粥似的東西來。

奶奶進來問我怎麼一回事，我不敢告訴她實話，沉默着不答應。「吃梨沒有削皮吧。不聽大人言，吃虧在眼前，是不是！」

奶奶叫我睡覺去。躺在被窩裏，奶奶坐床沿上，一面撫摩我胸口，一面給我講故事：

「從先有一個頂饞嘴的人什麼時候全要吃東西，每天晚上枕頭放兩塊燒餅，預備半夜醒來時候吃。有一天臭蟲爬那燒餅上面，半夜看不見，他連餅帶臭蟲一齊吃下去，藥

死了。」

他官箱起來，也許也會死？把頭縮進被窩，小聲暗暗地哭。我恨菊子假使壞死了，非變鬼去捏菊子不可。這樣想着，什麼時候睡着的我不知道。

媽今天忽然高興起來。要陪奶奶上城南遊藝園去看戲；媽不看前幾齣，奶奶待我和才姊先去，替她佔一個坐位；我們到戲院的時候，戲還沒有開演，正在打鑼鼓呢。

我們在緊靠包箱的地方，池座最頭的一排佔四個座，空的一個坐位放上我的帽子；奶奶買五六串糖葫蘆分着吃，穿饅開演。

那座來一位和奶一樣大年紀的老太太，奶請她一串糖葫蘆，她想先不吃，後來吃了，她說奶臉上帶着福相，子孫一定滿堂。

「這兩位是您的孫子孫女罷？」她摸才姊的臉，「這位孫女長得多們秀氣呀！」她沒有誇我，只稱讚才姊一個人。「像您這樣有福的人，非前輩子積大德得不到。」

奶謙虛一陣，兩人一時停一停沒有話講。

「您府上在什麼地方？」她又打頭問。

「在宣武門裏頭。」

「在宣武門那一條胡同？」

「石駙馬大街。」

「啊！您就住在石駙馬大街呀！我的一個女婿也住在那一邊，和您隔兩條胡同。」

奶々不注意她的女婿，問她爲什麼某一個戲子現在不出台。

她對於戲子的事熟得很不但告訴了奶奶爲什麼所問的戲子不出台，並且告訴奶奶別的戲子的秘史一大堆。

直到戲開演她們才不講。台上出現一個女的，披着鑲滿了珠子的衣裳，仰着頭，手抱胸口，自言自語的起來，待一會又出來一個寬袍大袖的男子，蹣跚上棹子，和女的講閒話。

奶奶給才姊講戲的故事，那女的是什麼小姐，在後花園拜月亮，男的是一位書生，也在那時候在牆外土山上賞月亮；兩人一見面，彼此就成了相好的了。

這一對進去，棹子椅子撤走，鼓鑼一聲，出來一個白鼻子的人；他走道橫着走，說話山鼻孔出聲音。

「這是壞人，想要害那書生！」奶奶說。

戲院子裏面人漸漸多起來，椅子全佔滿了，後來的人很多沒有座位，站旁邊看；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女人。跑過來，要坐我們給媽佔的位子。

「有人。」奶奶向她說。

「人在那兒呢？」他一點不客氣。

「剛出去，立刻回來。」

「那人回來我在讓開。」

「不行！」隣坐的老太太生氣來。「照這樣說話就是不行？」「老太太！」她向奶奶說不能讓她坐，「不讓她坐，她敢坐下，看我怎樣對付她！」她瞪起眼睛看那來搶座位的女人，那女人低着頭走了。

在我們隣近看戲的全不往台上看，轉過眼睛看我們；大伙全贊成那老太太，「那有這樣霸道的。」你們說。

「媽怎樣還不來，早來的話，也不致於有人來搶座子了。」奶奶和才姊說。

戲怪沒有意思，我打起盹來；忽然一陣大鑼大鼓，台上槍刀亂舞，振起我的精神；鑼鼓停了，他們收兵回去，我又睜不開眼睛。

一陣迷忽，一陣清醒，清醒的時候媽來了，她剛進來，還沒坐下，我必須站起來，讓她過去。

「我出來的時候是八點，房上布舖去給伯雄（爸爸的名字）買一件衣裳料，立刻就來了；衣裳料子真不容易挑，沒有一種看上眼的。」

「快看，××出台了！」奶奶說。她雖然和媽講話，眼睛不離戲台。

「娘！我方才有布舖碰見徐次長的太太，她也在那兒買布，因為舖子裏人頂多；我只和她點個頭，沒得和她說話。」

「是嗎！這個剛出臺的就是那剛進去的××的妹妹，我看比她強得多。」

「這位就是那少奶奶？」隣坐的老太太向奶奶說。

「是的。」奶奶回答。「這位是——您方才告訴我姓王還是姓汪？」

「汪，王字加上三點。」

「這位是汪老太太。」奶奶向媽介紹，媽向她點點頭，回頭看戲臺，不但她說話奶奶所謂的××的妹子一舉一動臺底下全有人怪聲叫好。有一個看戲的不許另外一個看戲的叫好，另外那看戲的也不是好惹的，因些互相罵起來，一個要退場了，那戲臺上

多塞住路又過不去，抄起一只茶碗扔過去，茶碗沒打中要打的人，却打在別人頭上。被打的人無名火起，回敬一個茶壺，茶壺又落旁人身上，於是參戰的人又多一個；那一堆看戲全都散開，可是戲台上還在演，離遠處的人還和沒事一樣看戲；只有媽一個人害怕，要回去。

「沒關係，」隣坐的老太太說。「這是常事。」

「因為看戲受傷太不值得。」媽說，還是要回去。

我們立刻站起身出去。

「以後那××妹妹裝的公主嫁給那將軍，就完了。」奶奶和媽說。

戲院來不得，都是下流人，所以我平常不願看戲。」

對門林家姨太太有個兒子叫四乖，和我差不多大，臉又白又嫩，衣裳穿的也乾淨，我有心認識他，他也好像有心認識我，但是誰也不會先張嘴。

經過好久，我決定先向他說話，吃完飯上門口去等他他出來的時候我一點一點靠近他。

頭一句和他說什麼？低下頭想，啊，他的鞋帶開了，快告訴他。

〇

「四乖！你的鞋帶開了。」我用手往他腳底下指。

「謝謝你！」他小聲說一句，彎下身子去結上；我不曉得往下說什麼，趕快跑回
去。

然而我們就這樣認識了，以後見面，如同很熟了一樣，說這個講那個，

「你和誰一塊睡？」我問他，我是和才姊一塊睡。

「我自己一個人。你呢？」

「哼……我也自己一個人。」

「你們爲什麼不安電燈？」他又問。

「我們安電話了。」

「我們家電話，電燈全安。」

「好像我的奶奶說過，電燈傷眼睛。」

「沒這事，電燈那裏會傷眼睛。」

「不是傷眼睛，是晃眼睛。」

「掛一個紅燈罩子就不是眼睛了，」

晚上我真去問奶奶爲什麼不安電燈，奶奶回答說沒有錢。

「林家怎麼安電燈？」

「他們有錢呀！」

「我們爲什麼沒有錢？」

「你的爸爸不像四乖爸爸會攞錢。」

「爸爸爲什麼不攞錢。」

「沒有良心的人才攞錢呢。你的爸爸是好人。所以不攞錢。」

「那麼四乖的爸爸是壞人？」我有點不信。

「他是一個當律師的，告狀誰都有理，請他就變成有理。有一家打死一個丫頭，扔井裏頭，被巡警知道捉去；本來要償命，後來化好幾萬請他辯護，沒罪放出來。」

「他這樣壞，爲什麼鼻子不白？」

「跌小子，錢上的壞人鼻子才抹白白的，壞人臉上沒有記號，心裏壞而已。」

可是我聽不信四乖的父親會是壞人，假使四乖的父親是壞人，四乖一定也是壞人，

四乖怎麼會是壞人呢。」

「我有好幾天沒出去和四乖玩，不是因爲疑惑他是壞人的兒子，只怕他再問我。」家裏頭安雷燈不安。

菊子跑進媽々屋來，報告媽々對門林家姨太太要出門快去看看；媽々趕緊領着才姊跑出大門口去，我自然也跟着。

林家大門口停着一輛汽車，機々轆々直響，立刻就要開走的神氣；三四個聽差站在門檻內外，互相問姨太太出來沒有。

小趙站在胡同中間，那汽車不遠；我站在小趙身邊，彎下身子看車底下的機器，我什麼在那裏響；菊子和孫媽站在門檻外面，媽々和才姊站在門裏頭。

「你進去看看，怎麼還不出來？」開車的吩咐跟車的。「這樣大工夫比走二十里還費汽油。」他同站在門口的聽差說。

「就出來啦，姨太太已經走到二門了。」跟車的跑回來報告。

開車的端坐在開車的地方，雙手擎着駕駛盤；跟車的拉開車門，等人上車，聽差們閃向兩旁，垂下手去。

半天沒有消息，開車的忍不住生起氣來，罵那跟車的：「孫子！你的眼睛是馬眼不

是！怎麼看的！」

「出來了出來了！」一個聽差說。開車的不罵了，擎着駕駛盤看前面。

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出現了，我叫奶々；「奶々！快看！姨太太出來了！」

奶々聽我一叫她，回頭就跑；好像藏在牆邊的老鼠被人發現一樣。但是沒人注意奶跑回去。全注意姨太太身上。

姨太太鑽進汽車，門還沒有關上，開車的已經開動車子；跟車的關上門之後，追幾步跳上去，着一點揮下來；車後面噴出一股子烟。留給看的人聞，有人說那烟臭，我却極愛聞。

我們回去，奶々在門截住菊子才姊孫媽，問林家姨太太穿什麼衣裳，梳什麼頭，好不好看。

「織×××頭，穿×××衣裳，誰都說林家姨太太好看，我看不好看。」菊子說。

「他手裏戒指戴過了，中指的戴那一個翡翠有石頭子那們大，非八百一千買不來菊子看見沒有。」孫媽說。

「你大聲嚷什麼！」奶々埋怨我。「教人家以爲我沒有見過世面，這樣愛看她。」隔壁的隣居姓朱，比我們闊，沒有林家闊，他們有電話，電燈，沒有汽車。

朱家也有一個小孩，年紀和四乖，我全差不多；他的名字沒人叫，全喊他，小豬。他和四乖說話老伸手摸四乖臉蛋，和我說話腳底下就偷偷給我下絆子摔我，故此四乖和我全不理他。

胡同裏的人沒有不說他會偷東西，就是他的媽也承認他沒有出息，時常不當人打他。小豬是真不要臉，挨打的時候哭喊連天，居然喊「我下回不敢了。」「打壞了我啦。」的可恥的話來。

我上林家找四乖，告訴他小豬挨打的事，在院子碰見四乖的媽，那位姨太太，我向他鞠一個躬，叫一聲伯母；她教一個老媽子拿出一盒吃的給我，「回去和媽々說，這是一盒不好吃的壞東西，請她隨便嚐嚐。」

四乖出來，拉我到門口去；我告訴四乖，「方才小豬挨打了，真不要臉，喊着「打壞了我了，」「下回不敢啦。」

「該打！昨天他跑到我們客廳去偷電燈泡，給聽差看見，踢他屁股一下趕出去。」

「昨天他也上我們家去偷，」

「偷什麼？」

「偷……偷一本書」

「真可恨，以後我們看着就罵他是賊，」

「就這樣辦。」我喜喜歡歡跑回家，將東西交給媽。

「媽！林家姨太太給媽這一盒不好吃的壞東西嘗嘗。」

爸爸由衙門回來，說今天衙門裏的徐次長要帶一位外國人來，看着奶々，給奶々保險。

「保什麼險，我不保。」奶々說

「每年要納多少錢？」媽問。

「徐次長再三勸我給奶々保險，不好意思推辭，每年只納三百塊錢。」

「徐次長和外國人來幹什麼？」媽問。

「給娘驗身體。」

「我不讓什麼外國人驗，我最怕這事。」奶々說。

「我早知道這一層，已經向徐次長說過，徐次長說能够通融，只見一見就行，」爸爸回答。

徐次長借同那位外國人來的時候，大伙全出來看；劉爺問菊子他們來幹什麼。

「保什麼險的。」菊子回答。

「保不死麼？這事可真新鮮，哈哈……」

「劉爺！你不要這樣說，現在什麼怪事沒有！」小趙說。

奶々特意去換衣服，換好衣服又躊躇不出來，爸爸進來催，才鼓着氣走出去。

外國人不懂我國話，全由徐次長替他說，奶々和啞吧一樣，一切全由爸爸和媽向徐次長說。大概那外國人也不大自在，不到十分鐘就和徐次長走了。

是這樣規定的，我們今天納三百塊錢，以後每年照數繳納；在十年內奶々果死了，那外國人賠五千塊錢；假若沒死，他還我們歷年所納的錢，並且還給十年的利錢。那外國人給我們兩三張印着字的紙，徐次長說那就是憑據。

媽和爸爸說這是一件便宜的事。劉爺和孫媽說這簡直是騙錢。否則爲什麼我們先交給他錢。

昨天請客打牌，孫媽和菊子賺點賞錢和抽頭錢，今年他們烙餡餅吃。我得到這消息，特意上他屋子裡去，他們給我兩塊吃。

我們正吃餅，小趙進來，他手裏提着一個線綁着腿的大老鼠，老鼠活跳跳的，兩隻眼睛發亮。

「我的媽！」孫媽看見這老鼠。「快提出去！」

「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小趙用腳踢這老鼠，老鼠唧唧叫喚。

「你在什麼地方捉住的？」菊子問。

「天還沒亮，牠爬上我的床，咬我的耳朵，我起來捉牠，費很大事才捉住。」

「還不扔街上，留着作什麼！」孫媽說。

「不能便宜牠。非教牠演一齣大燒戰船。」

「你怎麼教牠演？」我問。

「先不能說，到時候就知到了。」

「你什麼時候教牠演？」

「小趙，你的真心够恨的！」孫媽說。

「孫奶々，你不要假慈悲，臭蟲咬你，你不一樣捨死牠麼。」小趙伸手抓起一塊餡餅。塞嘴裏跑出去。

吃完餡餅，我去叫小趙演那什麼火燒戰船，他說非天黑不能演；好容易盼到天黑，我就上門房去，菊子和孫媽已經在那裏了。

小趙搬來一只破魚缸放在地下，倒裏頭半缸水，這隻老鼠囚在一個竹筒子裏面，尾巴露在外面，尾巴上細着一根在煤油裏泡過的細木頭。小趙劃着一根火柴，點着那細在尾巴上的細木頭，同時打開竹筒的蓋子；老鼠唧地一聲出來，掉在水裡頭，打旋風圈子和花火一樣，直到牠沒有力氣，一點一點跑慢了，後來被燒焦，橫躺在水皮上，臭味已經彌滿了這間屋子，由老鼠的尸體上還不住地冒。

「有意思。」菊子說。

「有意思。」我也說。

「小趙，你可缺大德了！」孫媽撫着鼻子走開。

媽病了，請醫生看也不見好，反而一點一點重起來，奶々和爸爸全焦急着。

「呀！呀！呀！呀！」早晨一隻烏鴉落在屏風門的頂上，一聲一聲叫喚；奶々在窗前梳

頭，放下篋子，拍手喊「去」。

「呀！呀！……」烏鴉不理，仍然一聲一聲叫喚。

奶々站起來，由門後頭找出來一根短棍子，跑出去；把棍子當作槍，抬起來向烏鴉瞄準；「乓」嘴裡喊，算是放出子彈；烏鴉被槍聲一飛起來，飛在大門外的電綫杆頂還對着我們家叫喚。

「弟弟，出去把那老話趕走！」奶々吩咐我。

「爲什麼？」

「老話專報不吉祥的事，媽正病着呢，更不教牠對着咱們叫喚。」

我跑出大門，拾起一塊小磚頭，照那烏鴉打去，烏鴉飛起來！又回到屏風門頂上。

「這老話真混賬！小趙！小趙！」

小趙走進裡頭的院子。

「把那老話給趕走！」奶々指屏風門上面。「去！」奶々向烏鴉喊。

「您不要騷動牠！」小趙和奶々說，他輕輕繞上屏風後面，慢慢走近屏風，忽然向上一跳，捉住烏鴉，烏鴉掙兩下翅膀呀亂叫。

「快掣出去。」奶々說。

「這老話被人用槍打傷，飛不動了，腿還帶着血呢。小趙和奶々講。

「掣遠點的地方把牠放走，不要弄死牠。」

小趙出去，用一條麻繩勒住烏鴉的脖子。掛在馬號房樑上頭。

「掛在房樑上幹什麼，」我問。

「叫牠在這兒上吊，晚上把菊子和孫媽叫來，非吓他們一大跳不可。」

母親病勢一天比一天沉重，有生命危險，起先請中醫有，後來改請西醫，西醫還治不好，又重請中醫。

這次請的中醫姓史，是爸爸朋友荐的，瘦黃的臉，聳着肩膀，穿一件藍顏色的袍子套一件黑坎肩；袍子和坎肩的領子全敞着。

他開完藥方，和爸爸說，「這病很重，這開的藥雖然吃下去，效力也不大，想要治非這個不可。」他右手伸出大拇指和小手指在爸爸眼前晃。

「非抽鴉片不可嗎？」爸爸問。

「非抽牠不可。」

「病好了之後能戒不能？」奶女問。

「能。」

眼前先救命要緊，能戒不能以後再說。爸爸講。

「對！」史醫生贊成這話。

「史先生您知什麼地方有賣烟具的？」爸爸問。

「你們如果要買，明天我帶來一套，價錢是五十塊錢這付是一位朋友託我賣的，故此特別便宜，假使你要上專賣烟具的人家去買，非七八十不可。」

「多費神，史先生，明天最好就能帶來。」

「一定一定。」

果然醫生第二天把烟具帶來了，並且還自動帶來一盒熟烟膏，三四兩生烟土。

誇一陣烟具，又誇烟土；「你聞一聞，」他把生烟土送到爸爸鼻子尖。有「一股清香的味罷？這是熱河上好的烟土。」

「哼！有一種味。」

「煮熟之後就香了，沒抽過的人不懂……烟膏和生土共十塊錢，加上烟具六十塊錢

爸爸交給他錢，「錢不忙。」他隨便一說，接過去塞在坎肩裏面暗口袋內。「我還一點事，現在就得走，回來見。」他告辭走了。

爸爸勸媽抽，媽不抽，奶奶也勸，然後才抽，鴉片真有效驗，病勢一點一點減輕，不上一個月，完全好了。

家裏的人沒有怕奶奶的，菊子有時候居然和奶奶頂嘴，奶奶生氣去告訴媽，媽說全因為奶奶沒事盡上老媽的屋子去談天，所以弄到連丫頭也不怕。

「她若不是仗着是你的陪嫁的丫頭，那裡敢對我這樣。」奶々反駁回去。

媽急了，連珠砲似的質問奶々，奶々沒有辯答的機會，帶着眼淚跑到自己屋子去。媽還沒出氣，追到奶々屋子門口，「菊子！滾出去叫老爺進來」媽喊。

爸爸在客廳對着鏡子擠粉刺，臉上好像被蚊子咬了一樣，紅腫了好些地方，聽菊子叫，立刻進來。

媽和奶々爭着告訴爸爸原委，爸爸不敢說奶々，也不敢說媽不對，跑上客廳，在屋裡來回走幾趟，想出來一個主意。

他跑出來，「菊子！滾過來！」他大聲喊。

菊子知道不是好事。退縮地往前走，「快點滾過來！」爸爸又喊一聲，菊子沒奈何加點速度。

「全是你這混蛋，桃撥老太太和太太拌嘴！爸爸邁一步上前狠狠地打菊子一個嘴巴
「我沒有挑撥。」菊子哭着說。

「沒有也要打你！」爸爸重重地踢她一脚。

「你打她什麼！」媽媽眼睛問爸爸。「教你進來評評我和娘誰是誰非，沒有教你來打菊子！」爸爸沒敢回答，縮進客廳去，奶々裝聾作啞，一句話也不說只有菊子的哭聲和
媽大聲叨叨配合在奏着。

孫媽出來拉住才姊去勸媽，她們要教我一致行動。我不幹。

「這孩子真不懂事。」孫媽說，她和才姊去勸媽，越勸媽鬧的聲音更大；大半天才勸住，媽那時大概是鬧累了。

爸爸和媽第二天和好了，奶々和媽一個禮拜後才說話，這一場口角之後，爸爸和媽永遠沒有衝突，奶々和媽衝突的事時常發生不斷。

母親和奶々正在商量送禮的事情。換句話說，就是支使奶々去買禮物。

「娘！」母親稱呼奶々，「在這年頭錢是省一點好；凡是親戚全送，非得百八十塊錢不行，咱們辦不到，可以不送的不必送；近幾天米鋪，煤鋪等等的債都逼上門來：

「我也是這樣主張，可以不送就不須送。」

「有此又是不能免的；我們又不是窮得沒飯吃，對姊妹們年節能够連禮全不送麼！太說不下去！不論多少，總要有點意思；送伯雄的丈人禮物無論如何要貴重一點，教老頭子看着心上喜歡，況且四姊，六妹送全頂好看，我們至少不能太難看。徐次長，我們正求他。也非送貴重一點不可，反正將來本錢能撈回來，不吃虧。！」母親笑一笑，奶也陪着笑一笑，送徐次長和伯雄的丈人用二十塊錢，送四姊，六妹，大嫂，三嫂用二十塊錢。母親把在手裏拿了半天的洋錢票子交給奶々，「這是四十塊錢，娘數一數。」

奶々接過去，握在手裏，沒有去數。

「還是娘闊慣了，四十塊錢一點也不放心上！」

「我並不是闊慣了你——給的還會錯麼？」

「我的意思不是說數有沒錯，娘這樣不在乎的神氣來拿着，恐怕會丟。」

「就是不小心掉了，票子也出不去這間屋子，怕什麼。」

「如果真掉了就晚啦。」

奶奶不繼續爭辯，立刻說別的事情：「你說買什麼罷！」

「買兩隻板鴨，一隻火腿，四瓶酒，一大塊白年糕，火腿和板鴨什麼舖子大概全有白年糕必須上廣東舖子去買。……娘會買罷？……我看還是我明天自己去買，娘就把送四姊，六妹他們的禮物買來，反正不出二十塊錢，娘自己掂配着，送伯雄的丈人，買一張酒席票就行了……送徐次長的，如果娘會買，一齊買回來也好……就這樣了。」

奶奶回身出來，走到門檻，母親又叫：「娘！記得住麼！不用寫上？我看還是寫上好。」

「不用！不用！記得住！記得住！」奶奶一面說，一面趕緊跑出來，怕母親又想起什麼事，招喚回去。

「奶奶！」

「奶々！」我追着叫。

叫。

奶々屈着手指頭慢慢地算，嘴裏念「板鴨，酒席票，火腿……年糕」沒有聽見我叫。

「奶奶！」我又叫一聲。

「不要攪罷！我正記買什麼東西呢；火腿。板鴨，酒席票……年糕……白年糕。」

「奶奶！」我加大點聲音，並且把後頭那「奶」字拉長。

「什麼事？」

「奶奶上那兒去？」

「買東西去也要跟去麼？」

「哼」

「帶你去就帶你去，可是不要想買這個，買那個。去叫劉爺僱一輛洋車上西單牌樓。」

我跑出去教劉爺僱車，奶奶去換衣裳。奶々出門的衣裳很簡單，僅僅繫一條裙子，戴一頂風帽。

我們快上車的時候，菊子跑出來說：「太太教我告訴老太太，送徐次長的禮物能够

買就買，不能夠買，就等太太自己去再買。」

單牌樓來來往往多半是買年貨去送禮的人；舖子全都知趣，竟來大批年貨來賣。

奶奶帶我出這舖子，進那個舖子，買了不少東西；她一個人拿不下，分給我拿幾件。

最後奶奶上一家人比較少的舖子，把買來的東西全存放在他們那裏。奶奶常來這舖子買東西，和這家舖子的掌櫃和伙計全很熟。

「這是您底孫少爺罷！」掌櫃指着我和奶奶說。「一定聰明——聰明不聰明一看就知道。」

房樑上掛着幾隻還帶血的大鳥，我問掌櫃那是什麼？他遲疑一會，說是野雞。

「上什麼地方打野雞去？」

無緣無故他笑了。「在山裏頭。」

「那也賣麼？」

「當然賣啦。你教奶奶給你買兩隻，好吃極啦。」

「誰買你們的野雞，如果有鎗，我自己打去。」

奶奶拉我走出去，上一家隨意小食的舖，吃一碗餛飩。吃完之後，奶奶又買五個炸春捲，吩咐伙計用荷葉包上；那是帶回去給才姊的。

我們又回到那賣野雞的舖子，取了東西，僱洋車回家，東西太多，腳底下放不下，車夫教奶奶存車箱裏頭兩件。

到家，我跳下來，提起兩件東西就往裏走；到二門奶奶才提着東西匆匆地進來。

「弟哥！你拿着那兩件都是什麼？」

「一隻火腿，兩瓶酒。」

「提過來我看一看。」

提過去仍然是一隻火腿，兩瓶酒。

「那兩隻板鴨呢？」

「不是在那車箱子裡頭麼！」我想起來了。

「快追那輛洋車去！」奶奶蹣一下腳。

我一口氣跑到胡同口。看不見那輛洋車；又一口氣跑回來，報告奶奶「沒追着。」

奶奶教我把東西全放門房裏頭，囑咐劉爺不要拿上房去；她拉我走出胡同，僱車再

上單牌樓上買救鴨。

「不要告訴菊子，救鴨丟了……誰也不許告訴！等一會才姊的春捲分你兩個。」

「哼！哼！哼！」

母親派劉爺去送徐次長和外祖父禮物，因為他是老人家，重要的事情全派他去辦。至於其他不重要的家，就派小趙去。劉爺走的時候，母親特面授機宜：「徐太太如果不全收，你就說：『這是 點小意思』！就這樣乾脆……」不全收了，上頭不答應。」

奶奶教我到大門洞去看門，因為劉爺，小趙全送禮去了，外頭一個人沒有，我薦才姊去，奶奶道：「才姊是女的，不能去看門。」

我跑出去，沒有多們大工夫就有人打門；我大聲喊「誰」。

「我！」

門栓子剛拉旁邊去，門外的人自己推開門，邁步進來，他攜着糞桶，拿着掏糞杓子，幸虧我躲得快，不然，碰他身上，才喪氣呢，有一天母親正吃飯，孫媽端馬桶偏偏那時候進去，母親嫌喪氣不吃了。

一會大舅母用時聽差滾頭送禮來，他急急忙忙把禮物放在門房口，問找什麼地方有

茅廁。因為家裏那茅廁正在打掃，我告訴他胡同口有一個。沒等我說完，他已經跑出去了。

小趙回來，於是我不管看門，自己上裏頭玩去。

小趙看見放在門口的東西，不曉得今天爲什麼那麼勤勞，給拿進去，向母親報告：「這東西不知道誰放在門洞，還沒有要飯的在門口，不則就丟了。」

「這不是送徐次長的禮物麼！劉爺呢！」

「他上趙宅送禮去了，還沒回來呢。」

「混賬東西！教他送兩家，就忘一家……你趕快把這東西送徐次長家去，教給你徐太太如果不全收，你就回答「上頭不依」……現在就去送。」

小趙拿着東西出去，在門洞碰見徐頭，他正找禮物呢。「我就知道不是你就是劉爺把東西給拿進去了！……怎麼回事！不收麼？我們太太說：「那兩隻夜鴨還是徐次長送的，好極啦！」勞駕再替我回一聲。」

劉爺回來報告母親禮物全送完了，徐太太起先收兩樣，經我說「上頭不答應，」才全收了。

「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順便上市場買點東西。」進堂屋的時候，收放在門外面那大空竹就是他買的東西。

他挨一頓大罵，幾乎要被辭走，孫媽菊子他們給講半天情，才看六年的面子饒恕他。

早晨奶奶教劉爺帶我去剃頭去，雖然頭髮前七八天剛剃的，還沒有長多們長，奶奶說是今天大年三十。不管頭髮長不長，非要剃頭過運不可。

理髮館就在胡同口，又小又舊，裏頭只有一位掌櫃的，一位小徒弟和掌櫃的媳婦，每次來剃頭都是劉爺帶我來，故此和這舖子的掌櫃極熟。

我上大椅子坐着去試刀子的時候，劉爺坐在一張八仙桌子旁邊，自己斟茶喝，抄起桌上的小報，一字一句念起來。

「掌櫃的！」劉爺招呼他，「鳳仙理髮館怎麼關門了？」

「那兒？」掌櫃的回頭，一手按着我的腦袋。

「你看呀，鳳仙理髮館不是××街朝南的那家嗎？」

「是那家，是那家。」

我被掌櫃的手按得不舒服，搖動一下。

「不要動彈，動得耳朵要割掉啦，」掌櫃的回頭給我剝。

「那樣闊的門面也會賠本？」

門面闊，開銷大，更容易賠本。」他輕輕割我的肉一下，我立刻縮脖子，他用手摸我的腦袋，連說，「不疼。」

「我看也有不少的上那兒去？」

「全是那幾架燙頭髮的機器招的。」

這時候他給我剃鬚角，用軟毛小刷子蘸胰子向我耳朵後面抹，胰子水順着耳朵流進裏面，水涼涼的，我向上一揚頭，於是他看見了，手指向上一挑，截住胰子水，可是流進去了的他不管。

洗頭不是他的工作，是小徒弟的。小徒弟喊一聲「師娘添水」，破布帘子後面一個娘們昏兩杓子水，倒在水槽裏面，洗臉台上的龍頭立刻就噴水。我趕緊閉上眼讓小徒弟洗。

洗完臉，小徒弟在我臉上，頭頂撲點白粉，就算完事大吉，劉爺叫我等一會，他教掌櫃的給他掏耳朵。

臨走的時候，劉爺給他們六十枚，平日僅僅三十枚，今天因為大年三十雙價，掌櫃的一面說「不必給」，一面接過去。

快到家門口的時候，小豬冷不防由後面跑來。打我光頭三下。

奶奶，才姊菊子還有孫媽圍着桌子包饺子我也去湊熱鬧。

他們不許我包，一因為我不會包，二因為我手臟，奶奶揪一團麵給我，教我上別處捏小人玩去。

「才姊！你說這餃子像什麼！」我突然問。

「像什麼？」才姊問，大家全停住手靜聽着。

「像小老鼠。」

「我以爲他說像甚麼呢，吓我一跳，」孫媽說。

「怎呢會像小老鼠？」才姊問。

「小老鼠不是會鑽窟窿麼，餃子也會鑽你那窟窿裏頭。」我指她的嘴。

「什麼窟窿窟窿的，嘴不好好地說嘴，什麼地方學來的壞話。」奶奶罵我。我躲罵，跳在放在房子牆角的魚缸那兒，把麵團揪成一點一點喂魚。

米鋪的掌櫃來要賬，他的臉圓和和的，嘴巴的肉如同女子乳房一樣，走一步顫動一下。

上門房來看他，「胖子！」我喊。

他張開大手和翅膀一樣要捉我，我回頭就跑，小趙在前面截，沒法子逃脫，兩隻胳膊被胖子抓住。

「掏鳥！」小趙逼過來。

「敢！」我揚起腿來踢小趙。

米鋪掌櫃的提起我，放在他腿上，伸手摸我的鳥，使大勁揪。我用腳亂蹬，把他的衣裳弄許多腳印。

「剪下來！」小趙拿一把大剪刀過來。

「呀……」我喊。正在危急的時候，劉爺拿錢進來，「這回上頭可痛快，全給清了。」他說。

米鋪的掌櫃的鬆了手，我跳下來，照小趙手上拿着的剪刀一揮拳頭，他趕緊往旁邊閃，我衝出來，一口氣跑到二門，碰見奶奶，奶奶問我門房裏頭來的人是誰，我告訴她是米鋪掌櫃的。」

米鋪掌櫃的眞可惡，昨天就來了兩三趟，今天又來。好像咱們不給他錢似的。」

「的確眞可惡，奶奶，他才剛使勁揪我烏來着。」

換上新衣裳，隨着奶奶和才姊上堂屋去。母親穿着紅裙子，父親穿着馬褂，他們兩站在一堆，菊子，小趙劉爺等等堆在門口。

「娘請坐，給娘拜年。」母親由牆根拉起來一張椅子，奶奶慌忙走過去坐下，父親母親一左一右雙雙跪下，奶奶略微欠起身，拱一拱手，說一套吉祥話；父親拜一拜站起來，母親拜一拜還合掌一下。

我和才姊給奶奶磕頭了之後，菊子，劉爺等等圍着奶奶拜年。

「老太太，給您拜年啦！」

「免了，免了。」

大家已經跪下，奶奶又接着說，「過年大伙全發財。」

這回該給父親拜年，也照方才的方式，沒有添什麼花樣。

以後就是發賞，每一人領一個紅紙包；我和才姊領來的錢不叫作賞錢，叫作壓歲錢，因爲叫作壓歲錢奶奶教我們把錢放在枕頭底下，今天不許花。

「你領多少？」菊子他們走出門，把紅紙撕開。看裡面裝多少錢，彼此問着。

劉爺最多，兩塊錢，其次的人全是一塊錢，他們把錢取出來，扔掉紅紙。

「孫奶奶，今天晚上推牌九呀！」小趙提議。

「有議議地慌嗎，在什麼地方？」

「上他們門房去，咱們沒有牌。」菊子說。

吃完晚飯，奶奶給我和姊姊講紅樓夢，我一心盼望奶奶快一點講完，好去看菊子他們推牌九去，偏偏奶奶講的這一段特別長，老講不完？我又不能和奶奶說去，看他們推牌九，因爲深知奶奶最恨賭錢，尤其是底下人賭錢，沒法子只好撒謊，說是出恭去，跑出來。

他們在門房已經要半天了。小趙是莊家，菊子，孫媽劉爺押；菊子身前一堆銅子一大疊票子，她運氣旺，每次莊家不賠她。

「四十枚孤丁！」她忘了一切，這樣喊一聲。

莊家很寒心，把牌來回掉轉着，然後覆在桌上催別人亮牌。

「菊子，我替你看一回。」我沒等菊子說可以不可以，把牌從上拿起來一拉。

「菊子，你看這牌大不大？」我放下牌。

菊子還沒回答，莊家已經把錢掠走了。

菊子又拿四十枚在桌上使力一拍，「還是孤丁！」

這回她恐怕我又替她看，趕快抓住牌，慢慢錯開看，沒等底下那一張看清，她自己把錢扔給莊家，牌向亂牌中間混，不教人家看。

「你自己看也是輸，我再替你看一回。」

「搗什麼亂！睡覺去！我看你要睡了！」她用單臂夾住我，「你們稍微等我一下，她向他們說。」我打發他睡覺去。」

「我不愛睡！我不睡覺！」我雖然這樣喊，她一點也不理，一直夾我上奶々屋去。奶々還坐床沿上和才姊講故事，也許就方才講的那一段還沒有講完。

「他直張嘴打呵欠，也不來睡覺。」菊子向奶々講。她強脫我的衣裳。我暗暗用指甲

捏菊子胳膊。她似乎一點也不覺疼，給我脫得更快起來；現在我只好假裝真要腳，怕奶奶追問怎麼會上門房去，不是說去出恭。

在被窩裏一會真睡着了，彷彿我聽着奶々給才姊講紅樓夢，又想起今天是三十晚上大家全熬一夜，遠處的鞭爆竹聲連續不斷，我又醒來，天已經快亮了。

大年初一每家在對着門的牆上全貼着「出門見喜」的紅紙條，我們也不能例外，小豬偷偷在貼紅紙條的地方用粉筆畫一個大烏龜，遠看好像烏龜駝着這紙條一樣，對門林宅的紙條上面也有，只是朱家沒有，故此大家全斷定是小豬幹的。

杜家和我們全認為不吉祥，非去問罪不可，劉爺偕同林宅的管事去朱宅給朱宅管事拜年，順便告訴他這事，不大工夫隔着小豬哭喊，如同要宰他一樣。這就是劉爺他們去拜年的效果。

「聽他這樣喊怪可憐的。」奶々對孫媽說。

「那孩子頑皮極了，非這樣重打不可，這樣重打還不怕呢。」

劉爺回來，上街上去抖空竹，他工夫很好，能把空竹顛上桿子，好像小鳥在樹枝上跳來跳去。杜宅和朱宅的人全站門口看他表演，他因此也高興。

他把空竹抖響，向天上扔，扔起兩三丈高，再接住牠；表演幾次全接住，最後一次沒接住摔壞了。

小豬笑嘻嘻跑過來，「不要顯能耐，把空竹摔壞了罷。」

他支住牙譏諷劉爺，誰也不會以爲他剛挨打完出來的。

先頭奶々要帶我和才姊逛廠甸去，後來菊子傳來母親的命令，教我和她一塊去拜年。

母親不像奶々使人親近，人能躲她遠一點是頂好，我們坐在一輛車上，我都不敢緊靠着她。

到一家，母親帶我直奔上房去，裡面出來一位女的，三十來歲，母親稱呼她××嫂她們彼此說拜年，不真跪下，說一說就算。

母親教我給那位女人拜年，我向她磕一個頭，她給我一塊壓歲錢，我知道應該謝謝，因爲母親在路上教訓過我這規矩，跪下又磕一個頭。

「××嫂，你的小孩呢？」母親問那女人。

「全在外面玩呢。」

她們開始談我不懂的話，我作饅子站在桌子前面吃手指頭，老媽子端三碗麵來，我們吃麵，麵本是頂好吃的東西，因為在母親面前吃，不許作餓鬼相，要細嚼爛咽，這麼一來，麵雖然吃進去，好像滾落在肚腸子裏。

奶々和才姊一定偷偷上廠甸去了，那兒有氣球，風車，大串糖葫蘆……我想。

「這個給××。」母親給××嫂一個紅紙包，大概是那女人小孩的壓歲錢，站起身要走。

「不必，不必，你忙什麼，再坐一會。」她沒有接，母親把錢放在桌子上。

一個老媽子看見我們要走，特意出來站在屋子門口，母親掏一塊錢放在棹子上「這——點給這位什麼媽。」

「快給胡太太謝謝。」××嫂向那老媽子說。老媽子彎一彎腿。

在車上母親把人家給我那壓歲錢要走。理由是放在我的身上容易丟，不如母親替我保存穩當一點。

「怎麼教你也教不靈，給人拜年時候要磕頭，給人謝的時候不必磕頭，你也磕頭」母親要完錢罵我。

到家我問奶々上廠甸去過沒有，奶々答應沒去，我又問才姊，才姊也答應沒有。

「我不信。你敢起誓不敢！」我向才姊說。

「大正月起什麼誓！」奶々喝我一聲。「明後天帶你們上白雲觀去，不要吵鬧了。」沿着城牆根這條土馬路往東去的盡是上白雲觀回來的人。代脚各各不同，有坐汽車有坐洋車，有騎自行車，有騎驢的；最闊是坐汽車，最出風頭是騎驢。

汽車過一輛，捲起老高老高塵土，塵土裏面混着汽油的味道；才姊和奶々全拿手絹掩着鼻子，我却深深吸氣，汽油透進肺腑，有說不出來的舒服。

騎驢的一羣一羣比賽，認識的賽，不認識的被別人超過他，也策驢趕上前去。

有三個女的騎驢，跑頂快，一位男的被她們趕過去，路上的人喊一聲「好！趕過去了！」。那男的臉紅起來，拚命打驢，驢盡力跑，但是追不上那前面的三隻驢，他勒住韁下來，等趕脚的跑到交還他。「我不要這匹驢，牠不跑。」

「您將就一點吧！」趕脚的哀求他。

他招呼洋車，不理那趕脚的；那趕脚的向他索錢，他不肯給，趕脚的不放他走，於是爭論起來。

那三個女的跑到城門洞的地方，有一位的驢向前一跪把她翻下來，路上的人叫好，我們車過她身邊的時候，我看見她羞慚慢慢爬起來。

「二哥！」進城一個騎車的招呼出城一個騎車的，緊蹬幾腳，「前面一個女的，兩腳朝天由驢身上掉下來，現在還沒有爬起來呢！」

「是嗎？二哥！」出城的答應一聲，就往城外趕，別的出城的人也都加了速度。

一路上奶奶拉車的和才姊和我，盡談那女的怎樣兩腳朝天掉下來，一直到家。

在這年前半個月，天上已經飛滿了風箏，每到黃昏時候引得我仰頭望天，希望有斷線的落在我家，但是這機會太不易有。

所以我有了一壓歲錢，立刻就請劉爺帶我出去買風箏。

賣風箏的地方風箏真不少，各式各樣，飛機，老虎，美人……我先看老虎好，等到看見飛機覺得飛機也不錯，看到美人又覺得比飛機，老虎都好，看到別的美人，覺得這個美人比方才的美人更好。劉爺問我帶多少錢，我告訴他帶一塊大洋錢。

「你買一個黑鍋底罷。」

「你買一個黑鍋底罷。」

「我想買那美人。」

「不行，一塊錢不夠。」

「那小的美人怎麼樣？」

「也不行。」

「飛飛？」

「只有一塊錢。你的這一塊錢，但要買風箏，而且還要買線呢。」

買黑鍋底就買黑鍋底，我買兩軸子線，一個三尺的黑鍋底回去。

路上遇着兩個野孩子。他們對我唱：「黑鍋底，真愛起，一個斟斗折到底。」

我瞪他一眼，他們唱的聲音更大，我氣極了，罵一句「混蛋」。

「和你家大人也這樣說話嗎？」他們嘻皮笑臉走過來，「你罵誰呢？」

「滾開！」劉爺叱他們。

「他們跑開，拾磚頭扔過來，磚頭沒打着我，把風箏打破一個小窟窿。」

我要追過去，劉爺拉住我，勸我不必理那班野孩子，回去他替我捕那風箏。

我和小趙上房上放風箏，看見小豬提着一個小美人也上他們的房頂來。他告訴小趙

昨天他勾來一個老虎。

「不要吹牛，今天你再勾一個我看看。」

「你說勾那一個？」

「那個。」小趙指一個由遠處放來的財神爺，有六尺大小，指着的四道弦的弓，嘖嘖的在我們頭上響。

「看着！」小豬抖他的風箏，我抖我的風箏，一會慢慢全騰起來。

西邊又升起一個小美人。「看那小美人！」我嚷着。

才姊穿着紅衣裳，臉上擦一層胭脂，出屋子來看風箏，聽見我嚷，不好意思縮身進去，待半天才又出來。

小豬的美人一點一點和那財神爺湊近了——纏在一塊了。小豬放線，同時搖晃線，美人連續打抖，和財神爺絞在一齊，不能再分開了，小豬於是急忙放線，那方面也急忙放線，風箏由小變大，上面畫的花紋全看清楚了，現在風箏距離我們不遠，簡直就在頭上面，小豬一邊緊張，一邊笑着，眼看這財神爺就落他的手裏，我的心跳個不住，嘴裏說「還要快！還要快！」才姊在底下也嚷「下來了。」

遊地一聲，解決了——財神爺帶着小美人悠悠地上天去，小豬手裡拿着一截斷了的線呆在那裏。

「這財神爺多們大，你這小美人不行，要勾也要用大美人」。小趙說。

「你的風箏呢！弟哥！」才姊突然叫一聲。

抬頭一看，我的黑鍋底無影無踪了，趕緊收線，線已經斷了。

西邊那小美人已經收回去，我的黑鍋底許被牠勾走了。

「椰椰，起得趕椰椰，喘！」我提着一盞西瓜式的燈，嘴裏學着打更的敲的椰子聲和鑼聲，沿着院子的壁角繞，

冬天的晚裏沒有在院子玩過，今天第一遭，天氣不大涼，手感覺有點僵硬的時候就在燈的透氣的地方烘一烘，又能伸縮自如了。

想起廂房裏有一隻金魚缸，我進去用燈往水裏照，看看金魚睡覺了沒有。

水太混濁，看不清楚，我伸手下去摸，魚沒有睡着，四下亂竄，水被魚的尾巴鼓動活々地響，有的被我捉住，又滑跑了。

有一條跑上水面，我趕快一抓，牠沒得脫逃，極力掙扎想逃。

魚身冰涼涼的，我體貼牠也是冷啦，放在臘燭火焰上烤一會。魚有點熱氣，可是反倒僵硬起來。

重新把牠放在水裡，牠不再鑽進去，橫躺在水面不動，用手指戳牠一下，牠沉下去又漂上來。

不理牠，我用大襟擦々手，忘了衣裳是新的，衣裳弄濕了並且染點腥味。

「你在這兒幹什麼？」我剛要走，才姊由外面走進來。

我沒有話可說，抬起頭來望望她，眼光正碰着她的眼光，趕緊向旁邊看去。

「奶奶！快來！」

奶奶匆匆忙忙跑進來。

「弟哥把魚給烤死了！」才姊又接着說一大套我方才的動作，並且還加點做料。

「給你什麼，你就拿什麼惹事。」奶奶從我手裡把燈奪走，交給才姊又把死魚撈起

來，扔在花盆裏。

「大冷天玩什麼涼水。上堂屋玩去！」

堂屋叫輝煌，一牆全掛着燈，東邊牆上掛的那走馬燈最有意思，一個女的；兩個男

的；一個梳元寶，一個捧書。三個人他追她，他追他，他們全跑得快，在燈面一閃就過去。

「奶奶！這三個人誰追誰！」

「追……那女的。」

「那兩個男的怎麼老追不上她？」

「那有那麼容易教人追上！」才姊答應着。

我登上凳子就能摸着燈，伸手進去，把那兩個男的給截住。

「奶奶！我截住了他們。」

「下來！下來！不老老實實坐在底下看，等一會，燈要被你弄着啦！」

女的也真怪，我截住那兩個男的，她趁機快跑，却站着不動彈。

我下來，那兩個男的又追那女的，女的又跑，沒完沒了地跑，追。

生 人

堂屋中間掛兩個五六尺的大燈籠，在祖宗牌位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左邊那個畫着一個大漢一臉的黑鬍子，光着肩膀，在水裏揪着一個人的頭髮；那個人管緊露出半個頭來，整身全沒在水裡；奶奶告訴我們這是水淹軍。右邊那個畫着兩個女的，坐在兩

輛車裏，車後面有人推着，一個騎紅馬，手提刀的紅臉的人在後面押着。奶奶說，「這是關公保嫂，騎紅馬的是關公，坐車的是嫂孀。」我記起我也有一把刀，立刻上我的屋子拿來。我把靠牆的一張藤椅子，和一張紅板凳拉到屋子中間，騎在紅板凳上，就當騎真馬，也倒提着刀。

「才姊！你坐藤椅子，讓我保你。」

誰讓你這樣的保！」才姊把藤椅子一推，藤椅子碰我的馬頭，我幾乎由馬上掉下來。奶奶帶我們到城南遊藝園去，那兒有全本紅樓夢畫燈展覽會，才姊來的時候換一身大紅衣裳，我問奶奶爲什麼才姊出門老穿紅顏色的衣裳，奶奶告訴我女的愛穿紅的。

奶奶指着燈上畫的人和才姊說，這個是寶釵，那個是黛玉。

「那黛玉挑着一個花籃作什麼？」

「這叫黛玉葬花。」

「什麼黛玉，黛玉的，黛玉！奶奶剛說的就忘了！才姊把玉字拉的很長。」

「葬花是什麼花？」

「葬花就是驢了的花。」才姊說。

「你這回沒說對，」奶奶笑了，黛玉可憐花全被風刮下來用花籃盛起來，埋在地裏頭。」

那扔在花盆裡的金魚，明天我一定用火筷子在花池子邊上挖個坑，給埋上。也許魚埋在土裡會變，變出小魚，或者將來會長出一顆魚的花……

外面一陣鏗聲，大家全往外跑，奶奶吩咐我揪住才姊的手，免得走散。

人如同鑄在一塊似的，愈走愈圍結得緊，我們隨着人流到東，又流到西。站在我面前的人老不邁步，我踢他一脚後跟兩下，真靈，他走上前幾步站下，我又踢他，他往後看一看，我人矮，他看不見，他以為我後面一位女的踢他，沒有生氣，笑一笑回過頭去。他又不走，我踢他，他這回他是先笑後回頭的。

「那個沒良心踩了我的孩子啦！我教他一家子全絕種！」一個女的喊，以後孩子的哭聲聽到了。

「混蛋東西！你往老娘什麼地方擠！」又有一個女的喊。

我看才姊沒有了，手裡抓住的是別人的衣裳；我使勁喊才姊，也聽不見她答應。到了院子，不像屋子裏一樣擠，我看見一個紅燈籠似的人在這一邊；我想是才姊。走過去

一看，果然是她，怪不得她。歡穿紅的衣裳，原來是教人容易認識。

「看那邊！」奶奶說。

有好些人舉着一條龍燈籠過來，快到我身前站住，放下燈籠，已經要完，不再要了。今天晚上奶奶說焚化燈籠，我問她許我燒那西瓜燈不許，她說許。

正經燒牠沒有意思，非教自己燒着；我把燈籠搖來搖去；牠老不着，我拾起牠來，牠不但不着，反倒滅了。

看牠着不着，點洋火燒牠，這才着了。

那兩個大燈籠不燒，留着明年再掛，剩下的全堆在燒紙爐裏燒。

到處全都黯淡，堂屋顯得特別利害，我想起走馬燈上面那兩位男的，不知道燒死了之後，還能追那女的不能。

三

據說北京城裡要鬧災亂，對門四垂全家搬到上海去，隔壁小豬的父親和母親也暫時躲什麼保險的地方去，大舅母家來電話說，他們一家今天上天津，我們如果要去，可以上他們家去住。

父親和母親起完全說不怕。後來看別人都紛紛避走，也慌張起來。

「你帶才姊和弟哥上天津去，我不怕，留在這兒看家」奶奶和媽說，「我年紀這樣大了，沒什麼可怕的，就是被人打死，也沒什麼關係。」

「娘不要這樣說，」母親回答，「我也是不怕，如果被人打死了，伯雄還能再娶一個，或許還比我孝順呢。」

「不是怕不怕的事，被人打死不值得，你先帶才姊和弟哥去，假使風聲太緊的話，

我倍着娘隨後去。」父親和母親說。

事情照父親所說的那樣決定了，下午我們三個人就動身，奶奶和菊子一大堆人送我們到大門口，父親送我到車站。

路上碰見上車站去的人不少，比我們先到車站的人更多，可是我們坐的車並不擠，才姊告訴我，因為這輛是二等車。

上車之後我和才姊立刻跑車窗戶前頭站着，向外面眺望；地下軌道無數，岔來岔去，一輛火車頭一會向前走，一會向後退；帶這一股軌道轉到另外一條。

「這輛火車頭就是來掛我們這列車的。」才姊告訴我。

火車頭走遠，被停放在軌道的一列貨車遮住看不見了，我又換個別的車鏡看，那車頭在軌道上停住不動，一味往外噴氣，大概是跑累了歇着呢。

忽然迸一聲，我們的車向後猛一退，吓我一跳。「掛上了，」才姊說。「快開走啦，我們全大歡喜。」

父親在車上和媽說話，車倒退之後，他下去站在窗戶外面，囑咐母親沿路小心，母親囑咐他，看情形一不好，趕快和奶々上天津。這時候鈴鐺響了，車叫喚一聲，開始

動晃了。

車走出來，速度加快起來，對面有車錯過的時候更快；沿路的柳樹全向後躺，天邊我們看見了，是同地合上的。

才姊和母親有些疲乏，坐車位上了盹，車裏的人多半愛睡，全在打盹；我一點也不困。靠着窗戶看景緻。

一站一站又一站，車到了楊村，在這裏停的工夫最久，車外面賣東西的特別多，所賣的多半是糕乾。坐車的人都醒來，全跑窗戶口向外面買糕乾，母親也買好些包，可是教我們吃。

車又走了。一個坐車的伸起兩隻手，打個呵欠說，「快到了。」

「還有多遠？」二位坐他對面的老太太問。

「還有百十來里罷？」他回答一句，又閉上眼睛養神。

到大舅母家，天已經漆黑。母親和才姊有了精神，我疲乏得很，眼睛再也睜不起來。似乎有人抱我放在一張床上，以後就昏昏睡去，什麼也不曉得。

第二天醒來很早，躺躺在床上看看生疏的環境，屋子佈置很簡單，除了這一張床之外

只有一張書桌，兩把椅子。

一個不認識的老媽子進來。「少爺，臉水打來了，起來洗臉罷！」
她出去不久，我穿上衣裳也走出去。

母親和才姊住在我對門一間房子，這會還沒有起來；她們的屋子我不喜歡進去看，就是以後也很少進去。

一張鋪着黑漆布的桌子上面擺着幾碟小菜，其中有一碟花生仁是我所最愛吃的。一碗粥已經盛好在桌上，那老媽子不知趣，站在桌子旁邊，老不走開，一直等我吃完，使我不好意思盡量吃花生仁。

母親起來後，帶我去見大舅母；她是一位四十上下的婦人，臉和白麵一般；惶忪的眼蓬鬆的頭髮，那一副無精打彩的神氣，好像有病似的。

「快給大舅母鞠躬！」母親施着令。

我低着頭，俯下身子，禮畢，身子恢復了原狀，頭却仍然低着。

她問了幾句如「你叫什麼名字？幾歲了？」之類的話，我吞吞吐吐地一一回答了。

她們開始談些我所毫不懂的事情，再沒有話問我；我好像候審的囚犯似的立在那裡

約有一兩點鐘。

午飯時，一張圓桌子圍坐着七八個人：我坐母親下面緊靠着大舅母坐着，才姊緊靠着——一位穿的頂漂亮，梳着分頭的小孩，他的下面坐着一位胖臉的小孩，黑灰的臉上掛着汗水沖成的幾道白迹，小褂敞着，腳下一雙皮鞋沒有帶子，後跟被踩下去拖着，他的下面——也可以說是我的隣座——是一個玩頭玩腦的小孩，穿一小褂，胸前滿污油點，兩個袖子上盡是鼻涕，我們都一味吃飯，只母親和大舅母在那談話。

吃完飯，我走出飯廳的時候，那和我坐在一塊的小孩也同時出來，嘴裡還嚼着飯

「你叫什麼？」他很突兀地問我。

「我叫弟么（哥字的諧音）。」

「還大天呢，地么！」他笑了起來，噴我一臉的飯。

「我真叫地么，」我不好意思的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六寶——我不喜歡別人叫我這名字，你叫我草上飛罷！」他說着，手拉架子眼上豎眉，好像戲台上武生剛出場一樣，你會摔跤麼？」

「我不會，你一定摔的很好。」

「他將身子一蹲，用單腿隨身打一旋轉，「你看這挺騰腿。」

「不錯，你真不愧叫作草上飛。」

他不覺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們倆並排一塊走出院子來。「媽說，三姨昨天帶表姊，表弟由北平來了，他大概就有我的表弟罷？」

「那這就是我底表哥了。」我們越說越加熱烈。

我正想請他帶我到各處走一下，忽然聽見母親「弟么弟么連聲喊叫；我趕緊丟開他跑上樓去。」

「大天！大天！」六寶笑着叫起來。「哈哈……」

「你這東西改不了啦！」母親圓睜兩眼對我罵。「兩人架着走，成什麼樣子！大舅母這個孩子，「小蠻」是最沒有出息的。」

我心中頗有一點不平，不過罵對於我成了家常便飯，所以也不覺怎樣懊喪。

「滾開！」

滾開也好，走開也好，是一樣離開她。我遵命滾到窗戶前面，倚窗往下面院子張望。在飯桌上那穿最漂亮的小孩騎着小三輪車在院子來往兜圈子，六寶和那滿袖子是鼻

涕的小孩在台階上看着，羨慕着。

「讓我騎一會罷！」那骯髒的小孩子請求。

「不借」，那穿很漂亮的小孩堅決地說。

「不借？那齷齪的小孩跑過去，一手抓住車把。

「撒手！」

「下來！」

拍！車下面的小孩的揪住車把的手被打了一下，他情急，用力一堆車把，車上的小孩跌下來。

「咱們誰也不要騎！那頑童用腳在後輪使力蹬一下，輪子登時凹下去。

「我告訴去。」

「告訴也不怕你。」

一會車主出來囉道：「媽叫你哪。」

「媽叫我又能怎麼樣？」

「你看到底怎麼樣！」

癡。

我替那被告的擔心，當他們一塊走進樓，六寶却趁勢跨了那凹了輪子的車，大過車癡。
肇事的小孩努着嘴，鼓着氣，洶洶地走出來，發光的眼睛四下亂射。他瞥見牆根有
一把笤帚，立刻過去，抄起來伏在門邊。

那車主剛露出頭，那根笤帚就很重他落在他頭上。

那小孩縮進頭去，回身就跑。「媽呀！五寶拿笤帚打我啦！」他一面哭一面喊。

哈哈……六寶在車上拍掌大笑，我不禁也笑了，五寶似乎知道大難將臨，一語不發，咬牙切齒立在那裏。

「五寶！你這東西真混賬！」由樓裏送出這一句話，大舅母也就跟出來。

她先由他手中搶過來那把笤帚，扔在一邊，續而使勁打他幾下嘴巴。胆子真大呀！
看我怎樣打你！」

六寶這時騎車轉樓後頭去了。我的腿不知道爲什麼原故，不住的打戰；我看五寶的眼睛含着盈盈的一泡淚，在日光裏閃耀着，鼻涕不住地流，袖子上又添不少鼻涕的痕迹。我實在不敢再看，潛然走開。

我對於六寶，五寶全都熟悉起來，那穿最漂亮的小孩我也知道他名叫大寶。他整天和才姊玩，不和我們玩，也不敢和我們玩。他底那三輪車最近也不見他騎了。

這兒的地理不瞭闢，那樣生疏，各處我全訪過。我的本性現露原形，家裏大小也把我看爲六寶，五寶之流了。

「弟哥！你彈球不彈？」六寶問我。

「我沒有球怎麼辦？」我說。

「沒有關係，我賣給你。」五寶搶着說。

媽媽每天給我十個銅板零用，我把這十個銅板全數給他。那玻璃球的價錢實在太貴我僅買到十個。

我們開始彈，不久，我的球全輸出去，於是我提議退出。

「我再給你幾個？」五寶問。

「我沒有錢了。」我回答。

「你該眼罷。」五寶說。

該眼！該眼非同小可！常聽奶媽講，該眼的事是頂壞的人幹的。

「不。」我吃的選出一個字。

「我也不來了。」六寶說。他彈的最好，我和五寶的球差不多全被他贏去。他使用的是一顆鋼球，那球滾的比玻璃球直而且有力；據他自己說，那球價錢很貴，因為是汽車輪子裏的滾珠。

他們拾起地上的球，放在口袋裏，不約而同走出大門，我不知不覺也隨他們出去。

門口有一位老頭坐在一張矮小的凳子上，守着一個食品的挑子，他似乎專等着他們。「老魏，先還你十枚」五寶把那球換來的代價全給那老頭子。

五寶怎麼還敢賒賬呀！這事真想不到。

「老魏，你給我盛一大碗酸梅湯。」五寶吩咐那老頭。

「也給我來一碗。」六寶附和着。

我很想喝，但是沒有錢，希望他們讓我喝一點，然而他們在喝的時候好像忘却一切全副精神注在杯裏的東西。幾聲咕嚕已經乾杯，他們捨不得放下，把杯子揚過頭。垂直在嘴上，吸收餘滴。我看讓我喝一點的念頭絕望了，便懷裏地回身進去。

有一天晚上我到六寶和五寶的屋子。一隻大床倚在裏邊牆上，大概他們兩人全睡在

那上面。窗前一張桌子，上面空無一物。牆上掛着兩把木刀和一張彈弓。

六寶拉開一個屏風給我。許多花花綠綠的玻璃球滾來滾去。「弟哥，這都是我贏的。」

「真不少呀！」

「還賣了許多，否則還多呢！」他繼續說，一面把屏風關上。

他又拉開一個，許多紙烟盒裏的洋畫片一疊一疊的放着。「這你不必看，那些都是套的；看完，恐怕又亂了。」

「這是我五寶公用的。」他又拉開一個，裏面盡是紅紅地棗。「弟哥，你嘗嘗，」我立刻遵命吃幾枚，真甜。「這些全是在老魏的挑子上買來的麼？」我驚訝地問。

「誰花錢買這個！」五寶笑着說。「這棗我們要多少有多少。」

「那裏會？」我半信半疑地問。

「乾脆告訴你，這些都是由樓後棗樹摘下的。」五寶說。

「那你要加入我們這夜行團。」五寶看六寶一眼說着。

我點一點頭，就加入了不知什麼目的的夜行團了。

「弟弟，你看這彈弓怎麼樣？」五寶擎着一把彈弓對着我。

我委實有點害怕，因為一顆大泥丸裝在引滿的彈弓上。我用手遮住臉，趕緊走避彈弓的正面。

哈哈……他們全笑了。「你太胆小啦！這絕對打不着你，」六寶說。

「不行，我害怕。」我慚愧地說。

「我讓你看看我們彈弓的手段。」五寶說。「跟我來！」

我們三人走出屋子，繞到樓後面去。

樓後面有一個養雞的籬笆，一雙正在睡眠的大母雞被我們腳步聲驚醒，飛出窩來，

格格地亂叫。

「找死的東西，」五寶說。「吃彈罷！」他對準雞頭將彈弓一勒。

彈正中雞頭上，只聽鷄慘叫一聲，便動也不動躺在地下。我們知道惹了禍，本能地往回跑；我不敢再上他們屋子去，徑直回自己臥房藏躲起來。

「黃鼠狼又吃鷄啦！」外面有人這樣喧嘩。「那」是六少爺，五少爺幹的，「不久外面又這樣議論着。」他們今天剛買回來一把彈弓，雞頭上不是彈弓的泥彈所打成的

傷麼。」

「昨天晚上大舅母責備你沒有？」我問五寶。

「那還用問！」六寶氣沖沖地說着。「打我們一頓倒不要緊，可恨把彈弓給收去；並且那彈弓是老魏手裡買來，錢還未給清呢。」

我心中也以爲那凶器應該收沒，不然，將來六寶他們一定能惹出更大的禍來。「你們該老魏多少錢？」我問。

「還不到一塊錢！」六寶懶洋洋地說。

「將來該多了，還不起，他叫巡警怎麼辦？」我想用巡警吓唬他。

「別說傻話啦！哈哈……」六寶禁不住樂起來。「這事巡警不管，乾脆告訴你，等老魏要錢的時候，我們全藏起來，他一定堵門騷叫，媽一聽見，罵我們一頓，打我們一頓，就替我們把錢給還了，」

「你們真是賽孔明啊！」我逢諛着。

「我們的計策還多着呢，你看着罷。」五寶得意地插嘴。「我跟你們常在一塊兒，一定能學不少本事。」我一面諛着。

「你今天晚上和我們去做案子……」五寶提議。

「什麼叫作案子？」我驚異的問。

「這都不懂！」六寶說。這是夜行人的黑話，我們吃完飯在樓後頭等你，一塊上山，去江甯牆外空地的過往行人。

黃昏很快就入了夜。樓後漆黑黑的，我心中很害怕，摸索着向前走。

拍。像石頭之類的東西打在牆上，我想這一定是他們的暗號。我叫一聲六寶，沒有人回答，身上的毛髮聳了起來。忽然身後有人用手拍我肩膀一下，急忙回頭一看，却是六寶。

「你吓着了我了，你在那兒來着？」我輕聲問他們。

「我們就在你前面，看見你走過來，用囊往牆上一扔，你往牆上注意，我就溜在你身後頭來了。」六寶說。

「你們在黑暗裡怎麼看得見？」

「常常夜行就練出來了。」

「來！來！」五寶低聲命令着。他領頭走！我和六寶隨後跟着。

此時，我的眼睛在黑暗裡也能適應了，可以看見眼前物件的輪廓來。我們由一個石凳爬上一間放置家俱的房子的房頂，瞭望一片廣闊的草地延伸到深遠的黑暗裡去，只見遠處兩三燈火明滅不定。假若沒有他們在旁邊。我絕對沒有這樣大膽在這兒逗留。

「不要作聲！」五寶警告我們，有人由遠處走來。

「一馬離了……」那人使勁高聲唱，大概想壯一壯胆子。

「哎約！」那人喊一聲。「他媽的，誰打我！」

我們都屏着氣息；這空曠地靜寂地如同鬼世界一般，只有那人的罵聲回響和脚步聲。他脚步加緊，帶着顫抖聲音自言自語起來：「我向來不怕什麼狐仙……拐過灣就到了家。」

六寶又掏出一枚錢擲在他身上，打斷他口中叨叨的話，他放開脚步就跑。

我們不禁笑起來，照舊原路爬下。

天尚未明，悄悄地我上六寶他們屋裏去，他們早已起床等着我呢。我們鶴鶩步出了屋子。全家正在酣睡，陣陣的鼾聲一揚一抑地奏着。門是鎖着呢。我們全由窗戶跳出去，好在窗戶離地不高，我也有這胆子。

我們一直奔往樓後。六寶，五寶不用什麼梯子，使手攀援到樹梢；我也不能示弱，心翼翼爬上低枝的地方，但是低枝處的棗很少已經紅了。

殘月漫掛在天邊，烏雀還沒有出窩，露水把葉子洗得乾淨極了。我身上沾得不少露水。覺得冰涼涼的。估露的棗放在口中特別清甜。

漸漸，遠處炊烟一縷一縷地升起，一切樓房也隱約可辨了；烏鴉成羣結隊出來，食呱呱·響聲地叫，和四隣老頭子的咳嗽聲應和着。

「該走了！」六寶說。我們立刻下來，全都滿載而歸。

整天棗不離口，可恨肚子不作美，時時在裏面作怪。

我們幹這種勾當差不多有四五天的光景，就遇着不幸的事，有一天早晨六寶也起得很早，騎着會被五寶踏扁車輪那輛車到樓後面；或者他是恐怕白天騎，五寶又和他搗亂，所以起早躲避他。

他沒有往樹上爬，不知道我們在上面。樹底下有墜落的紅棗被他瞥見，登時下車俯身來拾。

「嘿！放下！」五寶不由地大怒地說。

他吓一跳，四下亂找。

「我們打下來的棗，你拾！」六寶加上一句。

他這才看見我們，我們各柄一枝向下面看着。「地下的誰都可以拾。」他仰着頭倔强的回答。

「就是不許！」六寶，五寶同聲地曬。

大寶看他們氣勢汹汹，不敢再往下支梧，氣冲冲地推着車走開。

我們也很興奮，立刻下來；五寶用脚把地下的棗都踩得稀爛，洩一洩怒氣。

快到吃飯的時節，一位女僕進來，將我們全傳了去。他們倆毫不在乎大踏步走向前去，我遲遲不進地在後面跟着；當我們走進大舅母屋的時節，臉上熱得如烤一般。

母親和大舅母坐在床沿上，各捧一把水烟袋。另一隻手捻着帶火的紙枚。裝上烟，吹着紙枚抽一口；然後吹滅紙枚。把烟灰用嘴噴向痰盂裏。她們吹法真準，沒有一次落在痰盂外面，他們吹紙枚的技術也很引我們注意，僅僅有一點火星，居然能吹着。

他們正在說笑着，看見我們進去，立刻放下臉來。「弟哥！你這東西胆子真大呀！」母親圓睜兩眼釘着我，首先罵着，「把大舅的棗樹全給糟塌了！」

我俯首無言，靜候處分。

「是我們倆幹的，沒有弟哥什麼事！」六寶嚷着。

我這時候感激六寶的心，簡直無法表示出來。

「弟哥快給你們引誘壞了！」大舅母指着六寶罵着。「下回再看見你們打棗，扣你們的零花錢！出去！」她似乎太厭煩打他們了。

我首先走出去。到院子時，這一顆亂跳的心，才開始略略恢復原狀。

「跟女人一樣，就會告媽媽狀！」六寶說。

「混蛋東西！」五寶罵。今天大寶若是碰着我，非找錯打他不可。」

「不理他就完了。」我勸他們一句。

一時我們無話，沉默地走出大門。

「六少爺該還幾毛罷！」老魏向六寶說。

「才欠這一點錢就要，」六寶不耐煩似的回答。「先給我削一節甘蔗再說。」

我和五寶也各買一節，一切的煩惱統給甘蔗的汁沖洗盡淨。

離家不遠有一道河，我們老想上那兒去玩，老沒得機會；因為母親不必說不許我去

大舅母也不許他們去。

湊巧今天大舅母，母親帶着才姊，大寶去看戲；他們剛走，我們三人隨後立刻出發。那河水是黑色的，看不見有魚蝦，也不流動，好像是死水。

「這河不曉得直通到什麼地方？」六寶說。

「通到海裏頭去罷。」五寶說。

「海離咱們這裏有多們遠？」我問。

「——」

「——」

「來一隻船！」我驚異起來。船頭有一位小夥子用竿子一步一步走着扎，船尾一位老頭子搖櫓；一問一問他們怎麼樣？「船是一隻空船，走的很快，不大工夫就到我們眼前。

「老頭子，」六寶叫。「這兒離海有多們遠？」

「遠去啦！」

「你們是上海裏頭去是不是？」五寶問。

「不，我們上那邊碼頭去運磚去。」

「咱們也去，在這兒多沒有意思。」六寶說。

「去！」

「去！」

我們沿着河跟這條船走，船比我們走得快，不大工夫我們落後好幾丈遠。再過一會船拐了灣，看不見了。

「快跑，追上那隻船。」我說。

「不必不必，順着河我們也能找到磚窰。」五寶說。

「船也不能上陸，非在河裏走不可。」六寶說。

我們不慌不忙往前走，唉，過不去了，來到一個十字河口，船能過去，我們不能過去。

「怎麼辦？」我問。

「找一找有別的道過去沒有。」六寶說。

「那有別的道，就這一條道。」我講。

「脫鞋，赤襪子徒步涉過去。」五寶說。

「水深罷？」我警告他們。

「讓我拿蘆葦探一探。」五寶回答。他在水邊扳折一根長蘆葦，把一頭扎進水去測量「扎着底沒有？」六寶問。

五寶搖一搖頭，拔出蘆葦來。「好深啦！這一條蘆葦有我這樣高，扎盡頭還沒到底「回去罷。」我說。

「方才跟着那隻船就好了，到這地方請他們把我們渡過去。」六寶說。

「誰知道這兒有一道河攔住呢？今天不走運，回去！」五寶發牢騷。

來的時候天氣晴朗，誰也沒注意還會忽然陰起來了。在野地看這陰慘慘的樣子，容易生恐懼的心。「要下雨罷。」我講。

六寶仰起頭來，又伸出手掌向天去承接。「已經有雨點滴到我的脖子上了。」

「大雨來了。」五寶嘆。他還沒有說完，大雨就已經緊密打下來了。

「快跑！」六寶說。我們三個人撒腿拼命跑，閃電和繩子似的灣灣曲曲由雲彩上面墜到地上，雷聲轟轟回響和大車一樣在雲彩裏各處繞，風又對面吹來，雨點斜打我們的臉眼睛不得睜開，只好低頭眯着眼睛跑。

快到家，看見有兩輛支起油篷的洋車到我們門口放下。「站住！」六寶小聲喊。媽他們回來了，快伏地下！」

我們一齊臥倒，沒有別的遮蔽的地方可躲，只有這沒辦法的辦法。油篷掀起來，大舅母和大寶由第一輛車裏鑽出來，媽和才姊由等二輛車鑽出來。他們很狼狽就往裏跑，沒顧給車錢。

看他們已經進去，我站起來。「快爬下！」六寶說。「聽差就出來給車錢，被他們看見也麻煩。」

我又爬下，等聽差的來給了車錢回去，我們才站起來，悄悄跑進門，溜上六寶他們的屋子。衣裳已經濕透，還沾不少泥，緊貼在身上；跑的時候不覺冷，現在凍得牙不住磕牙。

六寶把屋門關上，反扣住，拉過窗戶帟，遮上玻璃窗；然後脫下上下衣服，絞乾閃張在椅子背上晾。五寶和我也照樣辦。

「光赤溜多們冷呀，」五寶說。「擦乾身子上床去，用被裹上不好麼。」
好主意，我們趕快擦乾身子，爭先跳上床去，抽被裹身上取暖。

「有人擰門柄呢，怎麼鎖上了！」

「誰？」六寶喊。

「我。」老媽子的聲音。

「幹什麼？」

「太太叫你你們呢！」

「知道了！」

三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大概方才我們進來的時節，被人看見了。」我說。

「進來的時節誰也沒碰見呀？」六寶說。

「我們穿什麼衣裳去呢？」五寶說。

「我們藏起來怎樣？老媽子回來叫的時候，我們全不要說話。」我說。

「也好。」六寶贊成。

「快去！一個人去就行。」老媽子又來門口說，不等聽我們答應，就走回去。

「也許我們猜的不對，我去看看。」五寶下地穿上濕淋淋的衣褲出去，我和六寶等着

想不到五寶笑嘻嘻捧三包糖回來，我和六寶看他高興，比他還高興。

「什麼事？」我問。

「想不到，想不到，原來分給我們三個人糖；這包是我媽買給你的，這兩包是你媽買給我和六寶的。」他對我講。

「他剛看見你衣裳濕淋淋的，沒問你麼？」六寶問。

「問了，我告訴媽在土山上玩來着，忽然下雨，躲不及了。」

「她沒有罵你麼？」我問。

「媽教我趕快換衣裳，你的媽也說，今天這雨下得太快，他們也被淋濕了。」

糖沒有分別，我們把糖摻在一齊，不管那一包是大舅母給我的，那包是媽給他們的。在床上大嚼起來。

亂事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很短促地停止，盛傳北京已經太平了。母親開始收拾行李。準備回家。

「弟哥，你要回家了。」六寶黯然的和我說。

你們還住在天上（天津也），我要貶下地去了。」我苦着臉回答着。

「你又坐一次火車，多們有意思！」五寶接着說。

「我送你這疊洋畫，這裏有幾張很不容易找的。」六寶由抽屜中取出一把洋畫，放在棹上。

五寶送我兩顆鋼球，據說剛從汽身輪子裏取出來的。

這是最痛快的一個晚上。回自己屋後，心被一種企圖困住，簡直無法脫身！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仍然沒有答案：送他們什麼東西？

朦朧中看見母親提着兩三個蒲包進屋子來，將這些蒲包放在門角。我的潛意識似乎知道裏面的東西可以填我暫時的需要。

這屋子只有我一個人，下手很方便；但是如果事件被發覺，也是無法抵賴的。午後凄寂的很，賊念容易萌發，加以我想送他們紀念品的心太切，顧不了許多決定偷了。

外面似乎有風，窗紙簌簌作響，煞是怕人。我悄悄地下床，摸向門角而去；黑暗裡好像有可驚懼的鬼物立着，我不禁毛髮悚然，既不敢向前多走一步，又不敢向後退縮。定一會神，慢慢向前走兩三步，俯身摸着蒲包了。

我把蒲包輕輕撕開一角，伸手進去，盜出兩下把帶有粘性的東西，慌忙用脚尖跳回

鑽進被窩，我覺得渾身都在冒汗，那些食品放在貼身小褂、口袋裏，身上好向鑽一塊冰。

我再也睡不着，希望天趕快亮；亮後把臟物送給他們，就算任務完畢。

天終於被我盼望亮了，我立刻起來，蹣手蹣腳跑上他們的屋子。

「弟哥，今天怎麼起這樣早？」六寶露出半個頭在被窩外詢問着。

「昨天媽給我許多東西，留下給你們嚐嚐。」我當時就卸貨。

「什麼東西？」五寶由被窩中坐起來。

我自己實在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那些東西全粘在口袋的壁上，掏出的時節，黑面扁的表皮勾引許多線頭，絨。和花生皮。

「原來是密棗呀，」六寶不屑地說着。

「粘這些泥怎麼能吃？」五寶很失望的加一句。

我更加失望，我想再偷點別的東西給你們，但是沒有機會。

稍微能够安慰我的，是他們雖然說不能吃，却沒有說不要，我想，他們也許要吃的。臨行的時候，母親叫我到她面前，劈頭打我一個嘴巴。我知道事情犯了；但是把挨

打這件事置之度外。

我和才姊，母親坐在一輛待發的汽車裏，大舅母他們全在大門口送我們。我不敢看五寶，六寶，覺得實在對不起他們。假如他們再要知道那些密竊是偷來的，益發使我沒臉見他們；固然偷盜在他們看來並不算什麼了不得的壞事，然而只偷得些平凡的東西，而且又被人發覺了，實在是一件恥辱的事。當車開的時節，他們向我舉手，我也向他們還禮此外再也沒有什麼表示了。途中，沒有送他們一件使他們讚許的東西的事，老使我難受

文學問答集

（巴金著）

凡是喜歡研究文學的人，和志願在寫作的人，都應該看這部書；因為在這裡有明確的問答，有詳

細的解剖，使你若後自

然的就能邁上作家的路

全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四

自從由天津回來之後，我自己也承認比以前頑皮，母親老罵我整天在街上遊蕩，像野孩子，非請一位先生把我監禁在書房不可。這消息醞釀好幾天，果然請來一位。

客廳旁邊的一間屋子闢作書房，裏面牆根放置一架木床，床上鋪着灰白的褥子，床前幾步遠的地方擺一張八仙桌，桌上擺些墨硯台，筆，書紙等等，靠桌子的牆上貼一條紅紙，寫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位」。桌子旁邊坐着一位不笑的老頭，父親領我進來的時節，他把手裏拿的長桿烟袋斜倚在牆根，站起來招呼；他們倆所說的話我不懂，只聽父親話裏面有「犬子」，那老頭話裏面有「令郎」。父親教我先給紅紙條磕頭，然後給那老頭子磕頭，磕完頭父親告訴我這是王老師，就和老師點一點頭，自己出去了。

王老師微微地笑了，對我說今天是上學第一天，不念書，可以出去玩，由明天早晨

起念書。

從此我每天上書房念書了，開頭幾天才姊也去念，不上一星期，母親不教才姊上書房念，母親自己教，書房剩我一個人。

王老師先教我詩經，因為這本比別的書難，難的如果念完了，容易的自然就會了。一天只限定一首背誦，背誦上來就出去玩，頭一首是「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教我每一個字怎樣念，然後讓我自己念；書並不難，一會我就能背。可是他就不許我就出去玩，給我講些怎樣打狼捉鬼等的故事什麼紅燈照啦，二毛子啦真有意思他當時也參加過，左胳膊還帶着那時的傷痕。四五次他挽起袖子給我看，很洋洋得意。「現在可以去玩了。」講完他對我說。我不想出去，求他再給我講，他推說明天再講回家去。

這樣不到半個月，父親和母親說，「這王老師不像先生，一點不負責，每天只教弟弟三行書，自己頂早就回家去。」

「吩咐他每天非督促弟弟念多少篇，晚上拿書來背給你聽，這樣他就沒法子偷懶了，」母親建議。

於是王老師不得已每天教我八篇詩經，鼓勵我好好念，替他爭面子。我很努力念，半天也背不上來，先求王老師面諒背一遍試試，然後再進去背給父親聽。

我背得頂熟。像流水一般；王老師喜歡了，拍我肩膀一下說，「行了，進去背給父親聽去罷。」

我自己也很高興，跳着跑進去。父親在屋子正在看書呢，我沒敢驚動他，抱着書站他旁邊。

「這樣快就會背麼？」母親說。「嘿，弟弟拿書來背來了。」

父親放下書，伸手接過我遞給他的書。我轉身背。

「這簡直是唱曲，那是背書呀。」母親找錯。

我聽母親說話，停頓一下，停頓一下不要緊，找不着線頭，接不上去；一着急我隨便念一句來搪塞。

「放屁！那兒和那兒！」父親罵起來。

方才念到什麼地方？怎麼想也想不起來，又說一句試試。

父親把書往我頭上一摔，「滾回去念去！」他說，立刻拿起他那本書看。

「老想早去玩，那會念得好！」母親加一句。

我拾起書來，哭着出去；王老師看我這樣，奇怪問我，「怎麼啦，沒背上來？」我還有什麼話回答，只有哭。

「方才你不是背熟了麼？……不要慌，在父親那兒就好像在我這兒背一樣才行……沒關係，再念念。」

一面哭，一面念，雖然嘴裏念着，心沒有在書上；一心盡想方才委曲；假是沒有母親，插進那一句話，豈不是一口氣背完了麼。

到晚上勉強又全背上來了，這回我連教王老師先試一遍全沒有，逕直跑進去，好像捧一碗滿到碗邊的水，端端正正捧着，不敢快走一步，怕洒出來，一路拚命記前一次忘了的這一句。

父親沒在屋，出恭去了；我站着抱書念，等他回來。他回來看見我，回身上門後頭摘下來一個厚竹板子往桌上一拍，由我手裏奪過書去。被他一唬，我居然連第一句給忘了，

「快背！……沒那樣大工夫陪着你！……伸過手來！」

他揪過我的手去，用竹板子用勁打，這會我倒不怕，生起恨來，極力咬牙忍受，不出一聲。

父親看我頑強，加勁打，實在支持不住，我哭出來，雖然我已經哭了，他還不肯罷休，放下我的右手，打左手。

「不必和他生這樣大氣，」奶々進來講情，「今天晚了，教他明天再背。」

「滾走，明天背十六篇，背不上來，還是打呀！」他放開我的手。

念書的時間延長了，什麼時候會背，什麼時候才許玩去，書的量一天比一天增多，舊欠加上新債，永遠沒有還清的日子，永遠不能出頭了，既然這樣我索性不念，在書房裏想別的事情，或是乾坐着；有時藉口小便去，跑馬號玩一會，偏偏菊子和小趙也愛在僻靜的地方，小趙倒不干涉我，菊子一看見我，就問爲什麼不上書房念書去。

每天晚上總要捶打幾十手掌，這幾十手掌是換准許去睡覺的代價；然而真難熬，不能不想個辦法。

練鐵沙掌，會了鐵沙掌，板子打上就不在乎了；我偷進書房一小塊磚，輪流用手掌磨擦。

磨破了手，板子打上更疼。

假使沒有那板子就好了，早晨在父親和母親沒起來的時候，偷偷上他們屋子的門後頭，摘下來這竹板子，藏在袖子裏盜出來。

怎麼處置好呢？燒掉牠，沒有地方燒。扔暗溝裏面，下大雨的時候會漂出來。塞穢土裏頭，倒土的時候，連上一塊推暈走，即使被他看見，他也不會送回來。

把竹板子塞在穢土裏，趕緊裝作沒事跑開，好久沒高興了，現在高興，從此沒有法子打我了。

沒到晚上菊子上書房來，傳我進去；我恐怕是這件事被發覺，而就是這事被發覺了。「把板子藏什麼地方啦！好大胆子！」父親說。

「我沒有。」

「不是你偷走，還是誰！不往正道走，往邪道走！」母親說。

「非重打不可，你以為沒有板子就打不了你麼！」父親拿一根拐棍，打我左右手；他打完之後，母親來打；母親雖然自己老說有病，打起人來却很有力量。打完手，又囑我脫褲子，我不脫，父親推我到床上，給掀下來，教菊子和才姊執刑。

我不許他們倆打，撩起腿亂踢，父親使勁把住我的腿沒法子動彈。

「混蛋！王八蛋！」我罵他們倆，假使讓我翻過身來，一定照他們臉上狠狠地用拳頭打。

「還敢罵人，使勁打！」父親施令。

雖然我哭着，我不覺得疼，什麼全不怕了，不但罵他們倆，連父親和媽媽也敢罵。

奶々拚命勸爸爸，把我拉出去。

「混蛋！王八蛋！」我一面哭一面罵着。

「別罵！」奶々趕緊用手堵我的嘴「被父親聽見，還要打你！」

「連他也是混蛋？」我掙開奶々，跑上我的屋子，把門闔上伏在床上恨他們。

吃飯的時候，奶々把飯端進我的屋子勸我吃，我一聲不言語騎在床上；奶々出去，

我起來把飯碗給扔地下，決定不吃他們的飯。明天出去當兵，回來用槍刺把他們一個一個全給扎死……活着沒有什麼意思，我打算餓死，作鬼自由，沒人管我，愛上什麼地方去就上什麼地方去……上巡警閣子給巡警託夢，告訴他死的冤枉。……

鷄聲一叫，我睜開眼。看棹上半明半滅的油燈，油槽裏的油已經快乾了，我死了麼

我還是人麼？自己掐自己手指頭一下，還感覺疼，我還是人不是鬼。

爲什麼我老不會背？其中一定有原因，也許是不懂書上的意思的原故。父親考究一番，請王老師給我解說。

詩經山風到頌王老師一段一段給我講下去。這一天解說到小雅甫田那一章：

「這是一首頌秋收的詩……倬就是大也，甫就是美也，倬彼甫田，就是好田地大的很呀……齊就是並也，明就是明亮也，以我齊明，與我牲羊，以祀以方，就是羣羊上供，教上供的人和祖宗一樣明亮。」

「齊字不作並字講，明也不當明明講。」父親在隔壁客廳裏向王老師講，他原來在那邊靜聽着。

「誰在那邊說話？」王老師急了。

「我！」

「你又不是狀元，你怎麼知道我講的不對！」

「不管是狀元不是，反正我知道齊明不能當並明講，像你這樣，簡直誤人子弟！」

「另請高明罷，我不敢再誤您子弟了，哼！」

「請便！」父親走出客廳使勁一捧門，上裏院去。

劉爺在門房聽見這兒吵，跑進書房。「王先生，怎麼一回事？」

「沒法子再幹了。我受不了這氣。」

「您且平平氣……」

「劉爺！菊子喊。」太太叫你呢！」

劉爺匆匆進裏院去，一會出來又進書房。「王先生，我起先打算給你們二人說和，現在沒法子了，太太講，您說老爺不是狀元來着，請您今天就就……」

「在什麼地方不一樣吃飯，難道除了這兒就不能吃飯麼！」王老師收拾行李，劉爺替他細；他的行李簡單極了，只有一床被褥和一支長桿烟袋，還有一個夜壺，夜壺他不要了，送給劉爺，提着烟袋隨劉爺後面走出去，劉爺代他扛行李。

王老師走後，不再請先生。父親自己教我，他說無論如何總比破教師教的好，並且還省錢。

父親教我依然不念背，不會背不許睡覺，一人囚在書房裏念，這是父親的新章程。「我時時派菊子上書房去聽你念書沒有，什麼時候聽不見你念書聲，就狠狠打你！」

父親警告我。

「天命黃鳥，降而生……商……」半夜的時分，我坐在書棹前，對着放在油燈？耀之
下的一本詩經，不自覺的念着。聲音一點一點降低，不久歸於沈寂了。

「天命黃鳥，降而生商……」頭碰着棹邊，驚醒了我，以爲是菊子來了，趕緊又念。
我站在大門口，小豬站在他的門口，用手指頭撥臉，向我大聲說：「不害羞，教你
的丫頭打屁股……六寶和五寶在樓後頭摔跤呢，我解下褲帶，繫在衣裳外面，再用
手絹包一包頭，然後一個箭步竄上前去，大叫一聲，「俺黃天霸來也！」

額頭被燈燙了，睜眼看着燈呆住。門呀一聲慢慢地開啓，一陣小風擠進來，燈的火
苗縮小，變成綠的顏色，我的寒毛立刻全豎起來，不敢去關門；門越開越大，月光鋪進
屋子。

我側耳靜聽，什麼聲音全沒有，棹子，椅子沒人動弛，自己會響；舉頭看月亮，她
當空悠悠地動着，我跪下，嘆口氣，對月亮禱告，求她救我。

忽然靈感一動，我站起來，把衣裳解開，露出肚臍讓風吹，或許這樣能够病，病了
才不能念書，脫免受這罪。

五

果然病了！果然病了！清早在我屋子吃粥的時候，覺得腦袋裏面裝進什麼重東西似的；站起來，看棹子慢慢挪動，地如同水面一樣，一起一伏。我趕緊靠着桌子，桌子好像直往後退；閉着眼睛，交叉胳膊，就在桌子上，隨桌子漂流。一會棹子似乎不動彈了，腦袋裏裝的東西也減輕了，重睜開眼睛。地也靜止不上下動彈了；直起身子向門那方向走去，沒有走兩三步，又天崩地陷起來；慌忙投奔桌子，桌子好像離我好幾丈遠，沒有希望達到；伸手向前，兩腳却釘在原地方，腦袋忽然又加點分量，身子不能均衡，一腳栽在地下。

孫媽進來收拾屋子，發現我躺在地下：「我的媽！怎麼了？」她沒有救護我，出去找我奶媽來，

孫媽扶我起來，抱在床上；我腿抽動兩下，告訴她還沒有脫鞋呢。

她也明白，替我脫下鞋。

奶々伸手摸我頭額，她底手冰涼得很，腦袋覺得清爽。他發燒很利害，躺一會，再吃一點退火的東西就好了，今天不要教他上書房念書啦。」

「今天不要教他念書，」孫媽說。「這兩天我看這孩子就有點奇怪，到底病了。」

「不是吃多了，就是傷風了。」

我腦袋雖然有點發昏，心裏頭一點也不糊塗，他們說什麼，都聽得清清楚楚，特別是今天不教我念書那一句。我閉上眼睛，洋洋得意，得意的神氣透到臉上，微微一笑，同時我曉得不應該笑的，趕快收住，但是奶々已經發現了。

「你笑什麼？」

我沒有答覆，臉上本來有病容，再加點支持不住的樣子。

「你笑什麼？」

「有一個人叫我跟他一塊走。」

「什麼！你告訴他不去，不要受他騙，聽見沒有！」

「這孩子大概在哪個地方沖着狐仙了。」孫媽說。

「你出去告訴劉爺，上街買四十枚的黃錢紙，今天晚上焚化，替他求饒。」

我沉沉睡去，也作了夢，醒來奶々坐在牀沿，扶我坐起來吃藥。沒工夫去追尋夢境，夢也就忘掉，再也記不起來。我起先以為是第二天早晨，後來看洋燈剛點上，窗戶紙還沒有拉，慢慢改正這種錯覺，知道是半黑時候。

「快喝？快喝！已經晾半天了！」奶々持着一個茶杯送到我嘴邊。

「是什麼？」我接過茶碗，往碗裏看一看。

「琵琶葉，」

琵琶是甜的，故此頂愛喝，一揚脖子全喝進去，一點也不剩。

「不要吃藥子，單把茶喝了就可以。」

喝完琵琶葉，我要小便，因為病，得到特許，不必出去，就在屋子裏的痰桶裏方便。這藥除了小便之外，別的效驗一點也沒有。

連續床上三天，不但病勢沒有減輕，並且加重了；我病了的消息驚動了母親，她會親自來看我的病。她來的時候我用被蒙着眼睛裝睡着了，她沒把我叫醒；用手摸我的腦

門一下，結果是呀呀菊子打電話去請史醫生。

家裏無論誰有點小病，就請這史醫生來看，他現在和父親如同朋友一般，故此一叫就不，不知真正別家有完請他沒有，他自己每次總說是已經有別家先請他了，因為我們和他有特別關係，故此才跑來。

他自己不要錢，弄完病就走；可是他那自用車的車夫曾向劉爺代要出診的錢。

母親有時高興，把烟盒拿出來，請他抽三兩筒。母親和奶媽說過，請他抽烟的用意一則爲讓他試一試新買的烟土好不好，他很有經驗；二則抽完之後，看病特別精細。

他來，不立刻給看病，先在父親屋談天，說的全是一點和治病沒有關係的事，不是這家婆姨太太，就是那家嫁姑娘。

「這就惹怒的長公了！」史醫生走進我的屋子。向跟着進來的母親說。

「頂刁皮，書一點不念！」

史醫生走下床沿。坐在一張已經預備搬來放在那兒的椅子上，命令我伸出手來，他把我的手放在他腿心，好像不穩當，又放在床沿，床沿又不合宜，他左看一下，右看一下，他向母親問，「有書沒有！厚的書。」

「書！」母親轉向奶々講，奶々聽令，趕緊跑去找來書。

我的手放在兩大套厚書上，史醫生用三個指頭診脈；他閉着眼睛，蹙着眉頭，好像懷疑我沒有病似同，半天睜開眼睛，還蹙着眉頭，命令我換另一隻出來。

「你今天吃飽了沒有？」

病人不會吃飯的「沒有。」我回答。

「他今天早晨吃了半碗稀粥」奶々在旁邊把我的謊道破。「稀飯可以吃罷？」

「沒關係。」他回答，並沒抬頭，「伸出舌頭來！」他吩咐我。他看我舌頭的時候，搖

一下頭，意思說沒病！沒病！

「行了。」他慢慢起來。我得了他這一句話，趕快把腦袋進被窩裏去。

心不上不下，猜不透這位史醫生要說什麼。把被窩旁邊折疊一個氣眼，好像輪船舷邊的窗戶，偷聽他說什麼。

他已經快走出了，我只聽到一句，「這兩天外面時疫很利害，小孩子出疹子的很多，怕他就是出疹子。」其餘沒聽着，可是這一句已經够了。

臉上生出不少像粉刺的疙瘩，也不痛也不癢。奶々千叮萬囑不要撓，如果撓出血來

很危險。她檢察我身上，身上也同樣長滿了疙瘩。

玻璃窗上面的窗戶給糊死了，怕我受風；這兩天的消遣，一是作夢，二是看紙窗戶一漲一落，現在只剩作夢玩了。

史醫生所開的藥方配來熬好教我喝，那份黑顏色看着就不痛快，我嚐一口，立刻吐出來，決意不喝。

奶々教菊子擦噴在褥子上的藥，又拿一塊冰糖給我，騙我喝，我還是執意不喝。

「太太！」菊子使勁叫母親「弟弟不喝藥，把藥吐一褥子。」

奶々勸我快喝，不然，母親過來就麻煩了；於是就由奶々手裏接過藥杯，一氣喝下去。

「慢點慢點！不要噙着！」

果然噙着了，又噴出半碗藥，奶々趕緊上上下下摩按我的心口；氣順了之後，蹙着眉頭，苦着臉，把剩下的那一點喝下。

藥是真苦，若是沒有冰糖，苦味在暗裏不曉得到什麼時候才能消散呢。

「奶々！以後我不再吃藥了！」

「快好，好了，就吃藥。」

「爲什麼非吃苦藥，不給我琵琶吃？」

「苦藥能治病，你不吃，老不好，什麼好吃的也不能吃，學也不能上。」

「我還是不吃苦藥！」

「快安安靜靜地躺着睡覺！」奶々拍我脊背，給我催眠。

一閉眼，眼前就現出一個小綠圈子，漸漸大起來，消沒了。陡然想起西遊記上唐太宗遊十殿的故事來。頭一殿是××王，第二殿是××王，第三殿是××王，第四殿是××王，第五殿是閻羅王。他旁邊站一位陰陽臉的判官，掌人間的生死簿，該死的他就是硃砂筆在生死簿上面把那人名字勾銷，派牛頭馬面去勾魂去。

「我也去逛一逛陰間。」也許我嚇講出來了。

「不去！誰叫你去全不要理他；不怕，奶々在這兒呢！」奶々在我頭上大聲說。

睜開眼睛；奶々正張着眼睛看我。「你又看見什麼了！」

閉上眼睛，微微一笑，又睜開，「奶々！」用莊重的口聲叫。「才剛走到一個生地
方，碰見一個穿藍衣衫的人——忘了，他的臉一面黑一面白，叫我和他一堆走……」

「千萬不要跟他走！」

「我跟他走到一座殿裏頭，他拿出來一本書翻來翻去，告訴我上面沒有我的名字，快回去。我伸手去翻他手裏的書，他不許，可是已經被我看見幾個人的名字。」

「那幾個也都是姓什麼的？」

「一個姓沈的四十三歲，一個姓王的六十七歲，一個姓李的……」

「等一會！」奶媽慌忙跑上母親屋子，告訴母親。母親立刻隨着奶媽來，坐在床沿上和顏悅色慢慢盤問我；他對我這樣，是生平第一次。

「那幾個人全是姓什麼的？」

「一個姓王的……」

「名什麼？」

「沒看見。」

「多大歲數？」

「六十七。」

「怕是伯離的丈人，他今年六十六，明年就六十七；算命的說過，他在六十七歲有

一個大厄。」母親向奶々說。

「也許是。」奶々回答。

「還有姓什麼的？」

「還有……：……我想一想，幾乎忘了。」姓沈的，四十三歲。」

「就是沈家那二嫂，前幾天聽人說她病很重，今年正是四十三歲——她大我四歲一點沒錯。」

「是女的不是？」

「是女的。」

「我看她好不了啦！娘以爲怎麼樣？她那女孩子才十五歲，一定要受那姨太太欺負怪可憐的。」

「還有姓什麼的？」

「姓李。」

「咱們親戚沒有姓李的。」母親轉臉向奶奶。

「是男的是女的？」

才剛是女的，這回該是男的了。「是男的。」我回答。

「我起先猜是太太的母親，徐太太娘家姓李；既然這男的，就不是她了。」母親
又和奶奶，

「還有誰？」

「我只看見三個人。」我想不出來再多的人來。

「那到官什麼樣子？」

「穿着藍袍子，臉一邊黑一邊白。」

「那本書什麼樣子？」

「又厚又大。」

「那就是所說的生死簿，娘知道麼？」

「是。他到官時，上面沒有他的名字，教他回來，大概病不要緊。」

「史醫生也說，他的病雖然重，可是不要緊。」

「這藥要吃第二次不用？」

「這藥很貴，還得熬一次藥渣子喝。」

「才剛到官說，我的病不用吃藥也能够好。」我講。

史醫生又來看我的病，他說上一次就看出來我是出疹子，故此開一付發性的藥，把病症表出來；現在疹子還沒有出十分透，還得表一下。

我又吃一付藥，大概是發性的藥，一夜熱得我睡不着，身子翻來覆去，嘴裏也哼哼起來。奶奶陪着我，一夜沒睡。

懶滲到骨節裏頭，不願意說話，不願意睜開眼睛；奶奶問我話，我都不答應她。

這付藥本來要吃兩次的，因為藥性太猛，奶奶主張不必吃了。母親說，史醫生手太重，病人受不了；暫時不請他，改請西醫給我看。

有一位姓楊的西醫，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住，大舅母家常請他，故此打電話給大舅母去打聽。

大舅母因此知道病了，特意買兩包水菓來看我的病；母親告訴她我看生死簿的事，她也猜測全是誰，結果是外祖父，快死的沈的，一個不知道。她報告母親，姓沈的前天死去了，更增信她們生死簿上的沈的就是死了的沈的。

「現在小孩出疹子很多，六寶也出疹子呢。」大舅母說。

楊醫生來到就看病，他說我的病是叫癩紅熱，假使病加重，一定危險；並且會傳染頂好送醫院去。

「西醫會想法子弄錢，」楊醫生走了之後，母親向大舅母說。「住醫院，每月房錢得化幾十，藥錢，這個錢，那個錢還不少，誰化得起；我看一切全靠命，能死，也是命該當的，不該死，不吃藥也好得了。」

「是的，一切全是命；」舅母說。「不過他開的藥不怎麼樣貴，姑且買來試一試。」「把小孩一人放醫院裏怎麼能放心，西醫會想古怪的法子，戴水帽，抽血，開肚子不會死的人，被他們一治，也治死了。」奶奶說。

他們三人一人一句講了半天，全是對於西醫不滿的話；母親舉出耳所聞的醫院裏種種騙人錢的例子來，三個人全認爲確實不假的是看醫院裏那些好看的女醫生作看護，引誘病人，所請的病人，當然也是像我這樣大年紀的。

不過大舅母方才說的，「藥不怎麼樣貴，姑且試一試」母親和奶奶全都贊同。

吃西藥可麻煩，總共兩瓶藥水，每次一瓶倒出來一點摻攪在一塊，比例瓶子上面有說明，不能多也不能少；雖然寫的是中國字，奶奶看不明白；非得母親來不可；母親研

究一會，曉得一瓶兩匙，一瓶三匙摻在一起，配開水喝，一天吃三次。大意是這樣，其餘有點疑惑，不是不懂，為小心起見，去請教父親。

父親看一遍，生起氣來。「這瓶子上的文作的簡直不通，全不是中國口氣，這藥可以不必吃，文章作不通，藥理一定也不明，不吃比較安全。」他說。

奶奶和母親沒聽他的話，把西藥給我吃了；西藥不大苦，顏色也沒有國藥那樣黑。

母親說的不錯，一切全靠命，我命不該死，所以命有了轉機，不像以前嚴重了。

我又告訴奶々一個夢。夢境是我在天津大舅母家樓後頭玩，忽然被蜘蛛網纏住我們愈扎，絲愈纏緊；一個大蜘蛛由牆上爬進網，要吃我們。正在危急的時候，母親捧水烟袋過來，吹着紙灰，燒斷纏着我們的絲，救我們下來。

母親這樣解釋，我和六寶全一厄，大舅母前幾天的時候不該過麼，六寶也出了疹子現在經母親解脫；自然平安無事的。

從此一天一天的好起來，身上表皮龜裂，用手一撓，紛紛落下來；要說這病真够利害，不死也要去一層皮。

體力慢慢恢復了，能够起來，也能够走，但是不能持久。奶々不許我吃葷，不許我

上外國玩去。

奶々有一付象牙造的骨牌，不輕易教我動，老鎖在抽屜裏，現在特別開放，隨便我玩了。奶々會好些種骨牌遊戲，頂牛，排當字，過五關。頂牛最容易，排當字最有意思。照奶々傳授的方子排，隨便翻出一張牌，念着「當當當」是你，「噴當」也是你，你的當在那裏。「這」訣，數到「裏」字的牌，真奇怪，翻出來準是先前訂開的那張牌的對子，過五關「卦，問什麼事，通過就是好，通不過就是不好，奶々這兩天盡正正經經過五關。

「奶々。你問什麼事？」

「告訴你，你也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說說！」我搖奶々的手，攔阻「過五關」。

「告訴你之後，不許對別人說！爸爸買一大批公債……」

「什麼叫公債？」

「聽就安靜聽，不要瞎問；如果咱們運氣好，公債漲上價，我們就不必愁沒錢了。」

「那時候我們能買電車了罷。」

「誰知道能漲價不能。」

「奶々，過！」她肅靜地伏在桌邊看奶々過五關。第一次沒了通過，作第二次，第二次仍沒了通過，試第三次，第三次通過了我第一跳跳起來，撲奶々懷裏，不教她再試了。

奶々攔住我，聽我說話，收起骨牌，不再過了。

過了一天又一天，完全復元了，奶々准我上外面玩去。那時候正是春天，院子丁香樹，桃樹開了花，又香又亮，蜜蜂，蝴蝶在樹頂飛來跑去，嗡嗡嗡嗡；我的腿一個多月沒得舒展，特別輕飄，幾次要上樹去。

父親沒有心情再管我念書的事，只教我自己去溫習舊書；病後作什麼事情全高興，念書特別聲音大，這聲音不僅從嘴出來，還從丹田出來的。

六

父親在××院供職，××院向來欠餉，所以父親在那裏作事有七八年，仍然是一個清官××院雖然窮，筆和紙却預備得充足；父親時常退公回來的時候，帶好些細紙和幾支筆。

「要這些紙和筆作什麼？有百分之一塊鈔票，那就好了。」母親說。

「不給薪水，紙筆不拿等什麼，不白白不，同事的全拿回家去。」父親回答。

這七八年所「回家來的紙，母親估過價，不值十塊錢。這官早不應該幹了，但是與共在家賦閒，不掛這名，免得親戚看不起。

有時父親和××院的徐次長要好，來，彼此研究道學；後來徐次長作了鐵路局長，按理來講，父親當然有進鐵路局的希望；而徐次長却來信勸父親不必進鐵路局作事

那裏頭還是貪贓枉法的人，父親這樣清白的冰人，和他們一起混不值得，他也要不幹。父親於是打斷進鐵路局的念頭，也不再和徐次長講道了。

我們家不能算大，也不能算小，上下八九口人，每月開銷要花三四百。若不是父親命好，從祖父手裏承受點財產，那能支撐得住。雖然這點財產會生利息，但是不能夠花非動本錢不可；長此以往，就不堪設想，非想法子發財不可。談到發財，教人容易想到作惡事上面去，奶々和母親早替父親聲明過，父親絕對不作惡事，寧願餓死也不做惡；根本心不往惡事上面用，故此也沒有作惡事的本領，既然作惡去發財這路走不通，想要發財，非大量買公債不可。

父親和母親幾日通宵會議，決定拚一下；看報紙找一種正大跌的公債，用十分之八的財產大量的買來。父親認為這公債一定上漲，發財雖不敢說，多少總能掙一點。

奶々每天向母親詳聽公債的行市，她們談到公債，就小聲細語，偶爾菊子或媽媽闖進去，立刻停止不講。

「咱們也不想發大財，拚命去享福，只希望凍不着，餓不着就行。半輩子安分守己沒作過壞事，老天大概不會難為的。」母親講。

「有人越發財，越鄙吝；我們不是那一路人。我已經許下心願，假使發了財，每年冬天施捨一百套棉衣，」奶々說。

父親似乎不大關心，早晚抱着道書看；母親猜父親不是凡人，一定有些仙根。奶奶遂把天機洩漏出來，當生父親的時候，祖父曾夢見呂祖，帶一個梳兩個髻的童子來找他父親不許就。呂祖帶來那童子託生的，所以這樣喜歡道。母親有一次問父親自己知道自已有仙根不知道，父親笑一笑。忽然大悟，對於道學更精心去研究。

奶々把骨牌拿出來，過五關問事情，大概因為事情有點困難，屢次過不通，奶々生氣把牌收起來；繼而又想通不過只是事情有困難，並不是絕望，又把牌取出來過，牌特別不順心，一次上沒過去，後來不通過也算通過的過了一次。

「那東西還有漲價嗎？」奶々跑去問母親。

「那有這樣快的，再有兩三天大概有變化罷。」母親回答。

兩三天後奶々又問。

「老問，財神全給回跑了！」母親沒有睡足覺，肝火稍微旺一點。

又過兩三天，大家都不提起公債了。奶々不愛和我說話，也不過五關，把帳子放下

來騎在床。去和她要銅子買糖吃，掀開帳子，發見她偷偷哭呢，我趕緊悄悄跑開。

信步走到門口，對門林家的聽差的正圍着賣糖葫蘆的抽籤。那管事的贏三大串，吃着一串，拿兩串。小豬不知道由什麼地方鑽出來，跑在後面，快快地把他拿在手裏的兩串糖葫蘆拿去，一串沒拿住，掉地下；一串立刻塞在嘴裏。那管事吃一驚，回頭看是小豬，罵一聲小雜種就追，小豬一面跑一面拚命吃，管事的追着他之後，糖葫蘆已經被吃完了。

管事的先打小豬一個嘴巴，然後捏他的脖子。「孫子！給我吐出來！」

小豬一喊，却喊不出來，白眼直翻，兩腿也軟了。

「裝死吓唬誰！滾你媽的！」管事又打他一個嘴巴，撒手把小豬放地下；走回拾起掉地下那一串糖葫蘆，吹一吹，吃起來。

「那小雜種真該打，再打他兩個大嘴巴也不冤！」開汽車的說。

「不曉得怎麼這樣不要臉！」另外一個人和着。

這時候小豬已經爬起來，又往賣糖葫蘆的那邊來。

「過來還打你！」管事的瞪着眼睛說。

小豬看他一看，不敢過去，走向我這一邊來。

「饑裏的王八！」小豬叫我，意思是說我老不出來。

「混蛋！」我罵他。

「揍他！」管事的唆使我。「這小雞種欠打，不狠狠打他也不行！」不打小豬到不起援助我的人，緊緊捏着拳頭，迎上前去。

小豬回身就逃，我追。快追及的時候，他猛一蹲下；假使我沒收住腳，一定被他絆倒。在我屈下身子去揪他的剎那，他猛一把土，迷住我的眼。我用手揉，越揉越睜不開；小豬趁這個機會打我腦袋兩下；若不是那管事過來，他一定打我好幾下。

這實在是一件大恥辱，我帶着眼淚進大門去。一半是揉出來的，一半是哭出來的。半夜正在夢中，菊了把我叫起來；奶々和才姊已經起來，正往母親的屋子走，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糊裏糊塗跟着。

母親在床上撫摸父親的胸口呢，沒工夫和奶々說話，奶々也不敢問，只站在床沿不動。

「他吐幾口血？」奶々問，父親方才呻吟很利害，這會稍稍平靜下去。

「三口——」一個個睡那麼着，叫這麼半天才起來；由他吐血起全是我一個人服伺有急事，一個人帮忙都沒有！」母親滔滔說一陣。

「血在什麼地方？我看看。」奶々沒理這套枝外的話，歸到本題來。

父親連聲咳嗽，母親慌忙把小痰盂在嘴邊承着，趕緊又撲撫他心口。

「又一口血！」

奶々把痰盂擎過來看一看，小聲說，「這血也許不是由心出來的，大概沒什麼關係罷？」

是呀，不是由心裏出來的就好了。

「請中醫還是請西醫？」

「都請來試試。」

史醫生和楊醫先生前後全來了。母親告訴奶々，不要教他們兩人見面，怕的是他們每人都都不願意，認為病家不信任他們。

史醫生和我們熟，又有先來後到的分別，故此先請他進來看。楊醫生暫時讓上客廳去坐一會。

却說史醫生進屋子來，臉上笑嘻嘻的。「伯雄病了呀？什麼病？」他問母親。

「吐血！」

「吐血？血在什麼地方？」他由母親手裏接過去痰盂，略一過目，又交回去。「大概不是心血罷。」

父親咳嗽聲又作起來，母親趕緊把痰盂又放在父親口邊。「吐的又是血，史先生您看一看，有什麼方法止住沒有。」

「看他要吐的時候，用手使力壓他胸口，能夠好一點。我趕緊給她開藥方，他走向書案，把帶來的皮包打開，取出特製的信紙。「脈也要看一看，雖然是不看也明白，還是看一看好。」他記起看脈這件事。看完脈又回到書案開藥方。「這一付藥最好快快配好吃下去……」他張嘴打一個呵欠。「看一看有沒有轉機……」他又張嘴打一個，往屋子四面看一看，好像找什麼東西似的。「我現在得走了，還有一家急病的。」他告辭走了。這回輪楊醫生生了。他進來，搓一搓手，兩腳更番踏着磚「病人今天通便來着？」他向母親。

「是，通便。」

他抬頭往窗戶上望，繃一下眉頭。「這屋裏空氣不新鮮，對於病人不合宜，頂好捲起幾扇窗戶紙。」他用鼻子稍稍微吸一吸，聞一聞空氣裏有臭味沒有，又恐怕吸進去太多，立刻往外呼。

「捲起窗戶不怕病人受風麼？」奶々質問他。

「不致於，不致於！」他由皮包掏書聽診器，塞進他耳朵裏兩個小乳頭似的東西，吩咐母親解開父親的小褂，把小喇叭口按在父親胸口，一會挪一個地方。

父親又咳嗽，跟着血又吐出來。

他搖動頭，向母親說「行了，」把器具拿起來。

「什麼病？」奶々跟他到屋子那一邊，母親也下床跟過去。

「肺病……差不多已經第三期了。」

「到第幾期危險？」

「第三期就很危險。」

他搓一搓手，關下櫃方，臨走又吩咐要注意幾件事，如同不要點煤油燈，最好點電燈。還有就是流通空氣，一天至少要演一次大開門。

秦瓊和尉遲敬德賭氣，勉強去舉鼎，吐血死了。由這個故事，我覺得吐血不是好朕兆。

「三十幾歲的男人吐幾口血，應該沒有關係吧？」奶媽問孫媽。

「有什麼關係。我的當家的和人打架，背上被人用桿子捶一下回家吐一大口血。我過去問他怎麼啦，他給我一個嘴巴，掀翻在地下，苦打一頓，拳頭比平常有力量。」孫媽回答，但是細爺問她關於父親病勢的時候，她又搖搖頭說，「我看不容易好，年青小伙子得這個病！」

小趙也頂關心父親的病，時常跑到下房，找菊子問消息；兩個人一談就大半天。

奶媽由早到晚全在母親屋子，幫母親忙伺候父親的病，半夜才回屋子去睡覺，所謂睡覺，無非躺在床上而已，我無論什麼時候醒來，總聽見她吸鼻涕的聲音。

她眼睛脛總含着眼淚，我不敢看，更怕眼睛對着她的眼睛，但是她進母親屋子的時候，在門檻外面把眼淚擦乾，然後才邁進去。

父親吃了史醫生的藥以後，病勢倒變沉重，神志不清，一味哼唧。

母親恨史醫生，罵他亂開藥方；正好史醫生來電話，問父親吃了那付藥，病勢減輕

了沒有。

母親自己拿起電話耳機。「你是史醫生！你昨天開的是什麼藥！你知道這死人和役人一樣有罪麼！你這種醫生只曉得騙人錢，拿人命打哈哈，昨天病還不重，吃下你的那付藥，立刻什麼也不知道了！你開的是什麼藥！——掛上了，可惡的東西！掛上就算完了麼？」母親氣憤憤的掛上電話。

史醫生的藥既不見效，於是灌楊醫生的藥，灌下去之後父親神志清楚一點，立刻打電話請楊醫生。

楊醫生來了之後，注射兩針；結果父親會說話了，向母親要水喝。

「到底是什麼病？」奶々問楊醫生。

「肺病，左邊的肺差不多爛沒了。」他搖一搖頭。

「照你這樣說，這病……」奶々說不下去，話便在嗓子眼，聲音轉鳴暗。

「也看病人的命運。」他說完就走。

「這醫生只吓唬人，」母親說。不說實話。

大舅母來看病，照開病的公式，不外問一問怎樣得的病；現在怎麼樣，還有三天浦

包水菓。

大舅隨後來了，也是那一套，只少三包水菓，也許大舅母送的那水菓也有他的份。大舅也不喝茶，也不坐下，不大工夫就走。「今天衙門裡有點特別事，不能就誤的他說。」

「真有湊巧，今天他們衙門有事。」大舅母接着說。「今天晚上××社呂祖降壇，我替你們問一問。」

父親放一個屁，屁響了之後，臭味就散出來。大舅母咬着牙唇，屏氣息，裝着聞不見。

「大嫂請那邊坐。」母親指着房子中間一張椅子。

「哼！……現在我得去問乩去——不是問乩，乩壇晚上才起；這會上扶乩的人家，問一問今天是不是呂祖降壇。」

「晚上大舅母打電話來，說呂祖批的是，××××××××」大意是說父親有宿根，想是不要緊。」

生 人

楊醫生的藥吃了下去，雖然不會加重病，也不大見效，要治非求呂祖不可爲虔誠起

見，母親約大舅母帶領，親自上吊壇去問，不但問了父親能好不能，並且附帶連那公債能漲價不能也問了。帶回幾張批語，話意和謎一般。母親和奶々左猜右猜也猜不透，據說以後才期白。

大概是夜裏十一點，父親不知道人事了。奶々由抽屜裡取出來一隻收藏了有三十年的老人參，是祖父在什麼地方做大官的時候別人孝敬的。這人參有延長壽命的效用。

人參燉得，灌父親嘴裡；果然有起死回生的功用，父親又哼々起來，不像以前安安靜々地睡在那裡。

「伯雄！你知道上有老母，下有妻子不知道！就是那修仙，也不能什麼全不顧呀！母親像和父親打架地說。

奶々坐在床邊一張椅子上，嘴擡得飄似的，眼哭得和桃似的，但是沒有聲音。

大舅來一趟，把母親叫出房子去，問棺木要多少錢的。

「人還沒有死呢，你們就重預備棺木，你們以為他一定死，我看他還能夠活呢，你們要預備，你們就預備罷！」母親哭着跑進來。

一會汽燈舖子送來一個汽燈，聲稱是大舅吩咐的！安裝好了以後，在院子中間點起

來。

大舅母來，陪着母親奶々哭，却又勸母親奶々。

我也被叫起來，去看父親，差不多人全在這屋子裡。

父親的床沿的茶几上，不點油燈，點洋蠟了；並不是因為楊醫生勸告，是因為有一次父親忽然說一字臭，母親到處找臭，最後猜是油燈，於是換點洋蠟。洋蠟被風一吹，火苗縮小，搖搖不定，人影在牆上忽大忽小，好像是鬼。

七

半夜的時候，父親嚙氣了；於是母親連蹦帶跳號哭起來。大舅母一面勸着母親，一面往眼睛裏擠眼淚，我却哭不出來，也許母親打我兩個嘴巴就能哭了，怕她看見我不哭，真要打我，偷偷溜到院子去。

院子怪冷的，我自己的屋子的牆角好像又有鬼藏着似的趕緊又跑回來。

在走進父親屋子之先，用唾沫往眼睛裏揉一揉，眼睛裏的濕潤潤的，如同也會哭過一樣。

大家全已經不哭了，母親和大舅母也不哭了，可是母親的眼睛還沒有十分乾呢，而大舅母的眼睛裏却沒有一點一滴眼淚，大概全被她手裏那條手絹揩去了。

「弟哥，你不要上外邊哭去，」大舅母看飛進來。「小心吃一肚子風。」

「哼，」我小聲答應着，假使大聲答應，恐怕就被大舅母聽出來是假裝哭。

「也該哭了！」母親仰起頭來。「平常老教爸爸生氣，現在氣死了，等着餓死罷！我被罵得有些冒火，眼睛不由得眨幾眨。」

「他正傷心呢，不要罵他罷！」

「他傷心能有我這樣傷心……」

「太太！」孫媽提着串紙錢進來，向母親說，把母親的話給半腰斬斷，紙錢買回來了。「弟哥快去燒紙去！」大舅母打發我。

我巴不得有這命令，立刻把紙錢接過去，提到靈前抖開一張一張地燒。燒完了紙錢看見孫媽正擎三把鷄毛揮子戳紙窗戶，教空氣流通一下。

「孫媽，我替你做罷！」

「爸爸死了，你倒有東西玩啦！」母親又罵。

我很喪氣地低下頭去，把手指頭攔在嘴裏含着，時時偷偷地看母親。

大舅來了。他向母親說，壽材已經到各處看了，有一家的老板和我認識，值八百塊的一付，只賣給我們五百，我想咱們就買這一付罷。」

「伯雄他生前沒有怎樣享受過，現在死了，我們對於他的棺槨不要太委曲……」母親說到這點，說不下去，又要哭啦。

「當然，當然。」

「大爺，裁縫舖的孟管櫃來了。」劉爺進來回話。

大舅沒有答應，轉身出來。

「壽衣一定要做講究一點，」母親追說一句。

「一定，一定。」大舅一面走，一面答應，頭並沒有轉回來。

院子中間點的那一盞燈，把魚缸的金魚都照得清清楚楚；孫媽和小道他們在燈光底下，很高興地向門上牆上貼白紙。

我一心一意想出去給他們幫忙，無奈被母親的眼光鎮壓得連動都不敢動。

沒有事做就想睡，我已經對着菊子打好幾次呵欠了，可恨菊子不懂我打呵欠的意思到了極困的時候真沒有辦法，即使把我殺死，也要睡覺。我躺在一張大皮椅子上把我自己忘了。

在椅子上睡覺終沒有自己床上舒服，我被由破窗戶吹進來一陣一陣風給凍醒。

我睜開眼睛，驚異大半天，好像才發現不是在自己床上。

父親的頭上蒙着一張薄薄的白紙，那紙不住地上下鼓動，好像死尸正在呼吸似的，頓時我想到奶々說給我聽的僵尸，身上毛髮全站起來。

紙忽忽悠悠的飄下來了。

「菊子！」我慘叫一聲，字字拉得很長，

在別張椅子打盹的母親，大舅母，奶々全被我叫醒。

「怎麼一回事？」她們一齊問，

我一時答應不出來。

「到底怎麼一回事，快說呀！」

「我看爸爸要爬起來。」假使母親不這樣比僵尸還可怕地向我們瞪眼睛催促我，這句話或者還是說不出來。

大家全不言語，屋子充滿了恐怖。

兵——兵——兵，一捆一捆地竹竿運進院子來，摔在地下。

「上高啦！」頭上包着布的人們喊這一聲，爬上房頂去，掛在他們屁股後面的，明

亮亮的，灣曲的縫蓆的針最使我注意。

「蓆！」上面的人喊一聲，下面的人就往上送。

「靠西點；……」工頭在底下囑囑，「還沒有正呢！」

棚搭完之後，院子變成陰慘慘的了。頭包着布那些人坐在台階上喝茶。抽旱烟。我跑到他們身前立着，聽他們說話；他們並不因為我站在他們身前，而減低說話的聲音。

「這孩子是死人的……」我正想蹲下身子，把放在地下灣曲的針揀起來玩，聽見他們當中的一個人這樣一說，不好意思，趕緊跑走。

我發現木匠在馬號做棺材呢，立刻去參觀，真不白來，木匠用斧頭砍木板，有一種達達達丁噠……的聲音，

「少爺，快去穿孝衣去。」孫媽叫我。

「達達達丁噠……」我聽着這聲音跑回我的屋子去。

床上放着一件孝衣，還有一頂白帽子，我不願意穿那孝衣，更不願意戴那白帽子，渾身上下全是白的，簡直像鬼子一樣。

「少爺，參靈去，快點穿罷！」

沒有辦法，我穿去戴上跟她出去。

孫媽又遞給我一個像匣子樣的紙符，教我捧着，我莫明其妙，就叫她的話捧着。

嘩啦啦，咚咚呷呷，南無……這一些亂七八糟的聲音被一羣披着袈裟的禿子帶出來。孫媽着忙跟着他們走，于是我跟他們走，沒想到他們走出大門去。穿一身白，怎麼好意思出大門呢；僅僅走出大門還不打緊，那些禿子在門口站成一個圓圈，圓圈中間放着一個白布壘子，孫媽告訴我要跪那上面去。

我想逃走，然而仍是過去跪下，這時候那張紙符可有了用處，我把牠捧起來，遮住臉。

由紙符下面向四周偷偷看一眼，好傢伙！全是眼睛，那些眼睛全都向我發笑，隱隱地我似乎看見小豬也站在人堆，他那兩隻豬眼含笑特別利害。

我這時候幻想能一縱身跳進門裏，再不然會隱身法，一念咒，誰也看不見我，但是無論我怎樣想，我仍是在這兒跪着。

「嘩啦啦……」鈴鐺搖了，好容易插到脫離的時節。孫媽爲麼還不過來教我回去——她來了，把我手上那紙符拿去燒，現在臉前遮擋的東西全沒有，窘得比從先被我

捉住的耗子還利害。

「嘩啦……」鈴鐺又搖了，這回我知道一定完了，不等孫媽叫我，自己站起來回頭就跑，如果嚴格的說，是先回頭，後站起來的。

「不要跑！」孫媽在後頭喊，可是我沒有理她。

「腳絆在大門檻上，直挺挺的摔在地下。」

「可了不得，教你不要跑偏跑……」

依然沒有理她，忍着疼，爬起來又跑；進了二門，我聽見外面的人們全在大笑呢。

入斂之後，這裏事告一段落了，我們差不多吃飯，睡覺全按着平常的時候，就是母親傷心，也準時來潮，早晨哭一次，晚上哭一次，並且也有工夫問才姊和菊子，入斂那時候，來吊唁的女客，誰哭來着，誰沒有哭。

大舅時常來，一來先到各處巡查一遍，然後就責備母親不應該租這樣大的房子，最好出完殯就搬家。我們沒有花他的錢，他管得着麼！有一天我又聽見他和母親這樣說，氣得我拿一把小刀。去扎停在門口的，他的汽車皮帶。不知道是刀子不快，還是皮帶結實，使多大勁全扎不透。

奶奶以爲上房不吉利，房子朝北，一年四季不見天日，屋子裏老是陰森之地，不如搬上客廳，書房去住，況且父親死後，母親，奶奶，才姊和我四人住這一大排房，不免太鬆散，怪害怕的，尤其母親看見房子的原樣，見景思人，容易傷心。

母親宣言，父親是被呂祖渡去修仙了。在父親生前告訴過母親，假使仙修到了程度一定來渡母親，故此母親老覺得父親的三魂七魄至少，有一魂幾魄還在母親身邊，保佑母親，雖然一個人半夜在屋子裏，她也不怕，不過那魂魄萬一不是父親的魂魄，是什麼惡鬼那就糟了。

母親又宣言，她仍要住原來的屋子，每天好教她想起父親；後來又說父親的樣子，時時都在她心裏，就是不在原來的屋子也是一樣。

所以母親對於奶奶的提議並不反對，而且立刻下令實行。

這些日子我全關在家裏，沒敢出大門玩去，因爲小豬一看見我，就叫我自鬼子。暫時忍這一口氣，等出殯以後，非報仇不可。

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剃頭了，頭髮長得像長毛賊一樣好在我不在乎什麼漂亮不漂亮，根本穿孝衣就漂亮不了，

「少爺瘦了，太太。」孫媽和母親說。

「他會瘦？要是瘦？也是整天淘氣的。」母親說。

我自己並沒覺得瘦，假使真瘦了，也希望僅僅臉瘦，不希望胳膊瘦，胳膊若是瘦了將來沒有力氣打小豬。

「大哥！你又叫菊子這丫頭，她上靈前給長明燈添油去，怎麼這樣半天還不回來。」有一天晚上母親命我，

我一個人夜裏那裏敢上棺材前頭，可是母親教我，不敢不去。

我遠看着靈前站着兩個人，一個是菊子，一個好像是小趙。等我走近靈前，好像小趙的人影不見了，站在那兒只有菊子一個人。

「菊子！小趙跑那兒去了。」

「那裏有小趙，你看見鬼了罷！」

我打一個冷噤，沒說什麼。

「說不上真就是鬼，你聽，棺材響呢。」

果然我聽見有手指頭敲棺材的聲音。

「菊子，你給我作伴回去罷！」我請求她。

「你不要和媽說看見鬼的事，因爲一提鬼，鬼就會找你去。」

「哼！哼！」

我們兩人一塊走上母親的屋子去，可是彼此誰也沒說話，我的心裏害怕，所以不敢說話，她不說話，我知道她的心裏也正害怕呢。

每隔七天就上一次供。上供的時候，大舅母把五寶，六寶全帶來叩頭，也可以說全來玩，他們把木刀，花槍全隨身帶了來；我們一塊扮演七俠五義上面的英雄，碎的香頭全被我們收羅來當作暗器，現在我們藏身的地方很多，如同棺材後頭，紙人後頭全是不容易教人發現的地方。

有一次在上燈的時候，六寶追我，我藏在棺材前面的紙人後頭，我一玩到高興，就把害怕這件事忘了。

半天六寶沒有找着我，我待得不耐煩，慢慢的走出來

不好，母親走進來，幸而還沒有被她看見，慌忙又躲在紙人後頭。

「唉呀……伯雄呀……」母親哭開了。

我偷偷地一看，看見她正伏在棺材旁邊哭，頭拚命地往棺材裏鑽。

我打算趁這時候出來，把紙人輕輕向前一推；這紙人感覺得太靈敏啦，擦擦不住地響。

突然她的哭聲減低了，我想，她一定要過來。我趕緊縮在紙人後頭，屏着氣息。

她繼續又哭，大就是沒有注意；我把紙人又往前面挪一挪，差一點壞事，紙人不許人碰，一碰就響。

哭聲停止了，完全停止了，連抽抽的聲音全聽不到；現在所聽見的是個走聲，往我這方向跑來的腳步聲。我閉上眼睛，等她打我的嘴巴。

「孫媽！孫媽！」她使勁狂喊，原來她走出門外去。

「太太王麼啦！」孫媽慌慌張張的跑進。

「呵——沒有別的事，你把靈前的長明燈添添油……孫媽，緊張的說。」才剛我正哭着，紙人忽然直往前走。」

「唉呀，許是怨哭得太利害了，老爺山陰間來勸您啦。」

日子過得很快，已經到了開吊的日子。

兩班和尚丁丁咚咚地敲着法器，在院子要開把戲，真叫熱鬧。

不幸發生一件事，那些作法事的和尚，唱起「小放牛」來，給母親聽見，氣得了不得，說他們是花和尚，教鄰爺立刻把他們轟走，另請有道行的，就是多花錢也沒有關係。

有道行的請來了，的確他們的道行大，不但穿的袈裟比方才那些花和尚闊，並且還是坐汽車來的。

大舅和大舅母全來幫忙，大舅在外邊招待男賓，大舅母招待女賓。

男賓和女賓下午一點到六點不斷的來。有人來就打鼓或是吹喇叭，聽到打鼓或是吹喇叭的聲音，奶媽教我上棺材邊跪着。母親這時候就倚着棺材哭。

母親哭累了，教才姊替，才姊哭一會，又叫菊子替；才姊和菊子說，明天處處要哭故此今天不要哭過度。

鼓響是報來男賓，喇叭響是報來女賓，我這樣猜，事實也就真是這樣。

咚咚咚，鼓響三聲，又有男賓來了，我跑棺材邊跪下，菊子也跑棺材邊預備哭，我掀開幃帳，看一看來者何人，六寶，五寶，穿着長袍馬褂，裝着大人的樣子進來。

菊子走開，我也站起來迎出去，「不要裝着玩啦！」我說。

他們往身上一瞧，不禁也笑了，他們各帶來一個自造的小皮筋彈弓，一口袋大綠豆絲豆是作子彈用的。他們放射幾下給我看，把那些紙的金童玉女打好些窟窿。

咚咚咚；我趕緊又跑柵材邊跪下，五寶，六寶躲在兩廊的棚後頭，客人進來跪下磕頭的時候，六寶照他屁股施放一彈，再叩頭的時候，五寶又施放一彈，三叩完畢走出去的時候，六寶，五寶一齊施放，雙雙中他的屁股，他猛然一聳身，兩手一摸屁股，趕快邁大步快走。

六寶和五寶跳出來，「我們這彈子要打什麼地方，就打什麼地方。」六寶說。

「單皮筋打上人還不怎麼痛，以後我再造，非用雙料不可。」

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告訴他們小豬怎麼可惡，出完殮非打他不可；還有小豬向來不和我動手，見我就跑，跑的真快，不容易追上，追上他還會揚土。

「用這彈弓，小豬再跑快也不行，拉滿了打出去，非叫他哎喲亂喊不可。」六寶說

「我賣給你這個，我回去再作一個。」五寶說。

這買賣立刻妥當，當時給錢，當時交貨，價錢是二十枚。

又想起一件事，我告訴他們明天起靈的時候，非要哭不可，我不哭出來，怎麼好。

「哭還不容易，」六寶說。「瞧我哭給你看。」他真大聲哭起來。

菊子跑來。「你們在一塊玩不要打架呀！什麼事哭！」

「誰打架！誰哭！」六寶把菊子頂回去。

「可是你們哭的沒有眼淚，」五寶說「瞧我的！」五寶哭起來，眼淚一條一條流下來，哈哈大笑，忽然大笑起來，擦乾眼淚，和沒事一樣。

我佩服他們，我沒有這能力，實在辦不到。

第二天一清晨，裏外全都是鬧嚷嚷的聲音。八點的時候，穿着綠衣的執事們來起靈了。當棺材移動的時候，母親，才姊拉開額門大哭，哭得要死要活的。

今天是我丟臉的一天，孫媽教我拿一個引魂。在棺材前面走。剛出大門，孫媽又遞給我一個瓦盆，教我跪在前面早已鋪好的墊子上，把瓦盆摔碎，並且還要當瓦盆碎，就要裂開嘴哭。

軍樂隊奏起樂來。這時候全街瞧熱鬧的人全看我表演這一手。我走到墊子前面，不知不覺就跪下去，端起瓦盆向前摔去。教我摔瓦盆那有不碎的道理，盆不僅是碎，並且

是粉碎。

「真脆呀！」人堆裏出來這一個怪聲，大概還是小豬幹的。

我想到爲什麼教我作這丟臉的事，心裏委曲得很，含睛不自主的流出眼淚來，可是始終莫有哭聲。

「你看這小孩真哭了！」這一句話由人堆裏飛進我的耳朵來；也許那人還說許多不好的話，不過我沒有聽到。

我恍惚地被上架起來，一步一步往前走，眼前的一切的東西全都膨脹起來幾倍。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走出城外，眼前一切的東西全收縮回去，笛笛達達的樂聲這會才聽見；時時那扔白紙錢的人喊，「……賞錢一百吊咧……」把白紙錢扔起好幾丈。我的心好像隨着紙錢在空中飄飄蕩蕩。

一切的東西我覺得都有意思，寬敞的田地，比人還要高的老玉米——有點和家裏牆角種的不一樣，還有禿子似的坟頭。……

到了我們預定的地點之後，棺材就往已經挖好了的坑裏繫下去，母親拚命大哭，不許執事往下繫。那些執事真可惡，居然不聽母親的話。

「不教你們往下放，怎麼你們仍然往下放！」我急了。

他們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我跳下坑子去，看他們還能不能往下放。

「快上來！」執事們叫我

我也裝作沒有聽見，

「滾上來！」奇怪，母親罵起我來，「父親靈柩，你全不讓安安靜靜地入土！」

我只好上來，站在坑邊發呆。

埋完之後，我們就坐汽車回家。棚已經折走了，貼在門上的白紙也刷下去了，這些全沒有什麼關係。我回到屋子之後，立刻把孝衣脫下來。頓時覺得身上少一塊東西壓着似的。我把五寶買來的皮筋彈弓和一把天綠豆放在口袋裏，打算去打小豬去。

家境貧窮，一切都緊縮，劉爺和小趙都請他們另找好主，只留下孫媽一個人。

我帶兩塊錢，並且預備一套話上門房去看小趙，因為他和我感情很好，多少有不捨的意思；到門房的門口的時候，菊子從裏頭出來，他眼睛含着眼淚，走過我的時候，居然沒有看見我，

劉爺前一兩天已經走了。小趙正搨舖蓋，房子裏亂七八糟，到處全是灰塵；我站在一邊看着他，想和他說幾句離別傷感的話，但是說不出來。

反倒他先開口「少爺，咱們將來那兒見？」

「誰知道，沒有一定了。你打算作什麼？」

「學開汽車去。」

「好極了。你一定學得好，」這話並不是故意誇他，他的確有這天才。

「少爺，你好好念書，將來作大督軍，我給你開車，一定像張大元帥進京一樣，汽車如同電一般飛過去。」

我被他這麼一說，不好意思起來；假使將來我真作督軍，一定找他開汽車。我把臨來預備那一套話在腦子裏背一遍，差不多快出口了，又吞回去。

「這可不好辦，小趙對着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這往那裏放？……少爺先在這兒等一會。我去向孫媽借一個包袱。」

他走出去，我把那兩塊雪白的洋錢掏出來，塞在他的舖蓋裏頭。忽然我覺得要用紙包着，寫上「因為沒有多少錢，僅僅用兩塊錢作小意思。我把錢由舖蓋裏再掏出來，一條絲手絹被我的手帶出來，我認得這是菊子的手絹。」

門房沒有紙也沒有筆，我想趕緊回屋子去拿，聽見小趙來了，慌忙把手絹和錢塞舖蓋裏頭，頂裏頭，怕掉出來。

什麼時候他打開舖蓋，發現那兩塊錢，一定很感激我……他怎麼知道是我放的，

不會以為是菊子送的？……不能夠，菊子已經送手絹了，當然不會再送錢。

小趙收拾完，上客廳向奶奶和母親辭行，「老太太，太太，我走了！」

「沒事串門來。」奶々說。

「少爺，我走了。」

「回見，沒事來串門來。」

他並沒有來串門一次，六七年後，我在天津的一條大街上邊走；忽然一輛汽車開到身旁，車夫向我招手。

「少爺，認識我不認識？」

「你不是小趙嗎？」

「少爺上什麼地方去？」

「瞎躑躅。你現在給那家開車？」

「在×公館開車，現在上××女子中學去接小姐去，回見。」他開車走，特別快，

超過兩輛汽車。

「咱們將來怎麼辦？現在雖然還有點現錢，照這樣坐着吃，總有一天山窮水盡的時

候。去擄錢，我們女人小孩怎樣能掙錢？」奶丈和母親閑談。現在只要談，就不外這種話。

「不敢往遠處想，吃一天算一天；向人借錢是最難受的一件事，真不好意思張嘴親戚們在伯雄死後還不敢看不起我們，就因為咱們不向他們借錢，他們還以為伯雄剩多少財產呢。」母親說完大笑，這笑聲聽得害怕。

「親戚沒有一個照顧我們孤兒寡婦，按理寅哥要養活我們，名分是大伯父，又有那們幾十萬，真可恨。」

「他那沒有良心的不必提了，伯雄不和他爭財產，就是要爭志氣，現在他的女兒再反求他們的伯父養活，伯雄作鬼也不甘心呀！」

「寅哥從小完全是我撫育大的，應該聽見伯雄死了，立刻接我們回去，居然連一封信都不來。」

「娘還想要他孝順呢！他恨不得我們全去，給他們家當老媽子支使才稱心呢——娘要去，娘一人去，或者弟弟哥和才姊陪娘去，我是不去的。」

「我那有想教他孝順，不過說他應該養活我們。」

「娘想教寅哥孝順！」母親又大笑起來，談話暫時告一段落。米舖，煤舖，房東。一個跟着一個屁股後頭來要錢，賬單壓在母親桌子上已經好些張了，孫媽還一味拿賬單向母親呈報。

「又是要錢的，看你進來就又沒是好事！」母親罵孫媽。

孫媽嘻嘻幾聲，站着等回話。

「煤舖的賬條開的不對，拿回去教他重開。房錢給他一個月。告訴他不要這樣逼人。」

「明天又要上銀行取出一二百，上次取出二百還不够還賬的。」母親喘着氣，又像和奶々說又像一人自己說，身子往床上一仰，把着煙槍抽起來。

奶々坐床沿上，不禁問今天給了多少錢，都是什麼舖子。

「娘管這些幹什麼！要管，明天起把錢全交給娘，我不管了。」

「我並不是要管，不過是問一問，家景這樣。怎麼教人不關心呢。」

「娘幫過我什麼忙！這事關心！」母親吐一口烟。

奶々站起來，跑出屋子，嘆一口氣，小聲說，「白米吃完還要吃黑米，家怎麼會不

窮。」

「我抽這口爲的是支持病體，勉力維持這一家，免得你們現世，假使只我一個人，死也沒有關係！」母親冷笑地說，當然她聽見奶々所說的了。「難道偏愛抽。當初我病快死，誰勸我抽來着！」

奶々逃到下房，告訴孫媽母親的霸道不講理；講着講着歸到鄉間婆婆虐待兒媳的故事上去。

大舅來看母親，他也是二位癡君子，兄弟兩人躺在烟盤左右，談起家常話來。

「妹妹，我看現在用不着住這樣大的房子，不是別的意思，空着許多房子不上算。」
「大哥，你不知道，伯雄的母親不能過小家小戶的生活，伯雄剛一死，就搬小家去她老人家一定難過，這是沒有法子，誰不知道費錢，房錢該好幾個月了，要搬家還需要一大批錢呢。」

大舅不往下說搬房子的事，話鋒轉到別的上頭；他們談烟土的行市，這兩天又到了熱河的土，價錢便宜了。其次母親告訴大舅，父親是被呂祖渡去修仙了，像父親那樣好的人，當然是修仙了。

大舅是對於父親是不是修仙去不感興趣，沒等母親講完，就站起身告辭回去。

「一個一個都盼望我們立刻搬進小房子，走出來不敢見人……我沒有說過麼，伯雄死後，我們還和他們地位一樣，全頂姨姪。」母親和奶々說。「還好沒求他們養活，那不把我們全餓死啦……方才大哥提議，我們搬家，我一提沒錢就不敢言語了……他總算不錯，還關心我們。」

大舅母，別的親戚也都來慰問母親來着，大舅母最不客氣，公然問母親，父親死後還剩多少錢？假使有幾千塊錢，最好作買賣。

「一個一個看伯雄死後，我還能支持這一家，他們不知道我到底有錢沒有，全來試探……我也不說有錢，也不說沒有錢，教他們全猜不透……哈哈，有錢誰不會打算，用得着他們教！」母親向奶々說。

父親生前除了喜歡修道之外，喜歡買書；現在東箱房裏堆不少箱父親所遺的書。母親嫌這些書又佔地方又不值錢，想給賣了；派我和才姊去檢查有沒有值得留的書；結果我和才姊全以為沒有值得留下的，所值得留下的只有一箱子小說。

那一箱子小說大概凡是中國的小說全有，我想看濟公傳和彭公案，不必說全由裏面

找出來了，並且還有續傳，一直到三十幾續。才姊找出一部紅樓夢，那本書沒有續，不過有紅樓夢，文可改良紅樓夢。

我和才姊由早晨一起來就看小說，晚上睡覺猶把油燈挪到床前，看到手累了，書也顛倒在床上，睡着了方始罷休。

一個月看十幾套，覺得那十幾套裏講的全差不多，沒有什麼新鮮的故事。我決意去找一本有意思的。

把那書箱由上翻到底，發見一套一寸長的書，字和針眼一樣大，樣式既然和別的書不同，裏面講的事一定也新鮮。

我看幾頁，覺得有點飄飄然，沒想到才姊這時也進來找書，我的臉立刻紅起來。「你這本是什麼書？怎麼這樣小。」她問我要那本書看，我羞得跑出來，說上屋子去拿手絹去。

拿手絹去本來是一句說話，爲的是彼此不致於難爲情；又怕說不圓，真拿一條手絹回去。

才姊由書箱裏翻出來一疊烈女勸奸犯，從容捧著站屋子那一角看，她看的很專心我

進來她連叫全沒有拾起來。

那本小書放在書箱蓋子上，她不好意思去拿，又不好意思不去拿，低着頭站在書箱邊，用手摸腦門。

「那本書字太小了，簡直不能看，我一點也沒看。」才姊臉紅着說，拿那套烈女鋤奸記寫去。

不知不覺拿過那一本書繼續看，越看渾身一點一點緊張起來，緊張到極點，好像疊骨牌，一張一張堆頂高，陡然倒下來一樣弛弛起來，我心裏併々亂跳，趕緊把那小書撈字紙篋裏去。

好像作一件犯罪的事，胆子特別虛，無論誰一看，我似乎都曉得我作什麼事來着。偶然走過上房寫屋，正中間供着父親的像片上的眼睛很銳利的看着我。

「書上所描寫的給我印象最深，比甚麼事全記得牢。以後睡覺的時候，時時常想起那情景來。」

菊子整天哭泣，也不吃飯，人問她什麼原故，回答的聲音太小，只有自己聽得見，人請她大聲說，她反倒不出聲了。

不說母親也明白，大家全明白，她要出嫁，他不能再在我們家守着了。

「再許她這小趙。咱們就替她找一個丈夫，也許她還不要，非嫁小趙不可；一定要當面問個清楚。叫出來就留不住。咱們用她十幾年了，也不要就誤她的青春，將來埋怨咱們。」母親和奶媽說。

菊子被叫進來商量婚事，她現在已經不再出那怪聲，和母親一個人在屋子裏一句是一句地講。

「你是要出嫁不是？我們也不想留你一輩子，當然無所謂不許，可是也不能急，慢慢給你找……你豈不是非小趙不嫁？這得先說明白：不然給你找好了，你又翻腔。」

菊子倒不死心眼，她回答：「一切全憑太太主張。」

「你和小趙發生過關係，不能作大家的妨太太了；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給你挑的要將就一點。」

菊子沒有回答，大概用點頭表示了。

「就這樣了，我今天就找媒人。」

菊子出來，立刻活潑，作事特別勤勉。

母親要給菊子說親事的消息剛一透出去，東家來一個陳媽，西家來一個李媽全來自荐作媒人。一個講的婆家有一萬兩的廚子，一個是小矮子飯店掌櫃的。

現在的問題是看那方面送東家的錢多，母親聽明，不是我們圖菊子的身價，爲的是把菊子的身價提高。

悶鼓的廚子只肯送四百，那矮飯店掌櫃的却答應送八百，於是綵球被矮人抬走了。

「女的不會剩下，」孫媽和奶々講。「什麼樣的女人全有人要，麻子。瞎子一樣找到丈夫。」

「一切全是天排定的，咳！」奶々說。

半夜小豬家鬧賊，賊打和敲木棍回聲把我們驚醒，小豬家的聽差的隔牆大聲告訴我們，賊往我們這邊逃走。

奶々和母親全慌張，教我把一點上，把門拴緊。

「我們全是孤兒寡婦，沒有什麼東西可偷的。」奶々向母親大聲說，賊如果在房上，就能够聽見。

「才姊！把槍拿出來裝上。」

才姊把烟具拿出來。擺在母親床上，挑出烟膏燒成泡，裝在烟斗上。

「這個賊也許已經走了。」奶々小聲說。

母親躺下抽烟，奶々坐在床沿上聽。

「這個賊一定由咱們院院爬上牆，看咱們這裏沒有東西可偷，故此跑上朱家去……這賊也許是這兒附近的人，知道咱們家人少，盡挑女人小孩，故此敢來……將來非養一匹狗，那誰家一匹凶狗，老爺回來回家晚，只太太和老媽子在家，賊想要去偷，因為那條狗實在利害，沒敢下來。」母親一面噴烟，一面說着。

奶々聽說要養狗，醒來。「養狗費不了什麼錢，把吃剩的飯給牠吃就行。狗不嫌主貧，比人還好，你多們窮，牠全衛你。」

「娘明天去教孫媽去抱一隻狗……孫媽那一天不是會問過我們要狗不嗎？明天問一問她。」

孫媽抱來的那一隻狗，奶々不願意要，因為滿身黑，四脚白，不是吉祥的顏色，給菊子作媒那李媽薦來一隻母狗，奶々又怕將來一羣一羣公狗跟着咱們家來相咬。

挑水的說，牠有一條狗崽，顏色是黃，一點白不帶，並且還是公的，如果要，必

須給他三塊錢。

狗！奶々看中意了，價錢磋商一下，二塊錢買來。

這個狗的名字當然叫作小黃，從此小黃成了我們家人口之一，吃一個人的飯。

狗成長的快，一個多月就有一倍那樣大，不到一年簡直就是一隻大狗了。

小黃直利害，對於生人進來概不汪汪，悄悄她過去照小腿肚子咬，挑上的，挑糞的連那抱牠來的挑水的時常捱牠的咬。那些人不斷訛詐醫藥費，不給就揚言不給我們挑了。

房東來取房租，不知道小黃威風，推門一直進來；小黃竄上他肩膀，咬一口；幸虧我趕快出去，踢開小黃，只將衣服咬破，沒有咬着肉。

他生起氣來，教我們把所有欠的房租全要給他。經才姊出來說半天，才氣憤憤地拿一個月的租錢走了。

「有生人進來會汪汪，吓唬一下，誰嚙真咬！」母親說，我把小黃打一頓，才好一點，沒有先前那樣凶，可是還不斷惹事。

小黃已經不是能够安居在家裡的了，整天在胡同口外和別的爭風亂咬。吃飯的時候

回來，吃完飯就出去；有時連吃飯也不回來。

「誰出門，把門關嚴，不要放小黃出去。」奶奶吩咐我們；雖然，小黃依然在我們不留神的時候溜出去。

胡同口有一家藥舖，養一隻大黑狗；那大黑狗是小黃的仇人，大概是情敵，見面就咬。大黑狗咬不過小黃，被咬得鮮血淋漓。

藥舖的掌櫃的看見他的狗被咬，抄一把花槍去。小黃，小黃往家門跑，他死命追不放，到門口，被趕上，札小黃屁股一槍。

我們聽見，全往外跑；小黃一步一顛跳進來，後腿一滴一滴掛着血那藥舖掌櫃的正往回走，端槍往家氣裡札。

「是你札我們的狗嗎！」我大聲喊。

「誰叫牠咬我的狗。」他很快的回過身來說。

「你們狗不也咬我們的狗！」

「你不會也去扎我的狗！」

「你知道打狗欺主人不知道！太豈有此理！」奶之出來。

「就是欺主人又怎麼樣！你們的狗再跑去和我的狗打架，我還扎牠！」

「讓扎！孫媽！小黃叫出來讓他扎死！我們不要了！」奶女大聲喊。

孫舖的櫃不答應，裝作沒有聽見，回身一步一步悠然走着，托着槍往人氣裡扎，唱着「天牌，地牌，打骨牌……」。

「這人心眼怎樣長的，這樣狠！讓他把小黃扎死！我們不要了！」奶女憤到極點

「他說，咱們不會也去找他打狗，咱們沒長他那樣心，怎麼作得出來！」

「勸奶女進去。不和這路人生氣；這路人不值得我們和他生氣。我雖然這樣勸奶女心裡憤到極了。」

「看一看小黃，變了！」奶女說。我扶着她去找小黃。

小黃躺在二門門檻上，吐出舌頭，唾着涎涎，眼睛半閉着，特別馴順的樣子。後腿還流着血。不過凝住了似的。

「扎進這還……呢！」奶女看看小黃傷。「也該，看你邊上外面惹事去！」奶女責備小黃。「你要爭志氣呀！」奶女向我說。「現在我們落難，故此誰都敢欺負咱們，當初祖父作官的時候，絕對沒有這件事發生。」

我低着頭聽着。最近感覺到家庭沒落，今更給我不少刺激。

過幾天，小黃失蹤了，有人說是被人毒死。奶々爲小黃死，老淚洒了好幾次。

九

母親派我去當衣裳，衣裳是一件皮袍，父親的，還很新，因爲父親生前捨不得穿，沒穿過幾次，已經包在包袱裡。

「你認識××胡同那當舖？」

「認識。」

「拿去當四塊。告訴他們，這是狐皮袍，一百多塊做四。」

我在臂下去，街上來往的全知道我去當當，直注意我；我低着頭緊走，只聽人家笑，笑我，汽車喇叭響，叱我，忽然有人喊「站住」，我一跳，抬頭一看巡警指，

揮洋車，讓汽車先走。

到當舖門口，裝着不是進當舖的樣子，突然一轉進去，進門走幾步，有一個門簾，撩開門簾，一道像牆似的高櫃台橫在眼前，櫃台後面站着好些人，有的插着手沒事作。有的和來當東西的人講價錢，我真驚異其他來當東西的人不害羞，和當舖裡的人還說說笑笑。

我把包袱擡上櫃台，低頭等着；當舖一個伙計過來，打開包袱，抖開皮袍，用手撩一撩皮，一味找毛病。

「要當多少錢？」

「四十塊錢。」

「不行，頂多三十塊錢。」

「一百多塊錢做的。」我小聲說。

「不管多少錢做的，要當，就是三十塊錢。」

我站在那裏着急，想趕快跑。

「乾脆說當不當罷！」

「不……不當。」我還低着頭站在那裏。那人把皮袍折上，放在包袱上面，不給我包上，走那一頭去了。

沒法子，自己取下來，放在地下包上，又夾回家去。

「怎麼又夾回來啦？」母親問。

當鋪不給四十，他說這皮子這兒有毛病，那兒有毛病。」

「那的話，好好的皮子會有毛病！你怎麼不問他！」

奶奶在旁邊嘆一口氣：「誰會料到我們落到當當這地步！」

「有東西才當，沒東西連租當都不能，我不怕人笑話……當鋪給多少錢？」母親說。

「三十塊錢。」我答應。

「三十塊錢就三十塊錢，我將來再有錢，絕對不再置東西。」

我又夾包袱出去。怎麼好意思再進那家當舖；可是除了那家當舖之外，我不知道有別家，如果向行人打聽當舖，豈不是大笑話，簡直非再進那一家不可。

走遍當舖了罷？我們給的是最高價錢，按理說不能給這些。」方才那伙計走過來說

他又抖開皮袍檢驗，這次沒說什麼毛病。

「三十當了？」

「哼」

他把皮袍拿進去，一會拿一張畫着符的棉紙，這就是當票，同二十九塊鈔票給我。

我不敢收下，怎麼一回事？少給一塊錢？

「不要麻煩，一塊錢紙，包皮袍用的。」

我於是收下錢，跑回家去。母親出去了，和大舅一塊上吊壇，要求呂祖帶父親來降壇。

「奶奶，把這錢和當票給你，當三十塊，扣下一塊包皮袍紙錢。」

「咳，我一輩子沒看過當票，這歲數才閉眼。」奶奶接過去，眼睛流下眼淚來。

才姊拉奶奶上院子去散步，我也跟出去。這時候天已經昏黑，院子靜極了，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我們三人不說話在院子慢慢走着。

隨風吹來遠遠兵營的號聲，如同一邊哭一邊訴苦。天上一羣一羣的烏鴉，幾乎遮滿了天，亂噪飛回巢去，牆上半凋落的絲瓜蔓，被小風搖動亂響，黃葉子擎不住，稀里嘩

啦紛紛落下來。

「進屋子去罷，颳起風來了。」奶奶黯黯地說。

我們三人前前後後回屋子去，奶奶上床上坐着，我和才姊圍過去，請她講故事。

「那有心緒講故事，你們小孩全不知道愁呀，家境這樣，我活在世界上沒有多少日子了。」

「奶奶不能死，奶奶你不能死。」才姊說。

我說不出話，眼淚湧上眼邊。

「可惜我不會寫詩，如果能作，我這一輩子全是詩的材料，我的心好比被雲彩遮住的月亮，什麼時候一陣風把雲彩吹散，才能見出我的心來。你們祖父在世的時候，也是幾十萬的大財主，家裏上上下下一百多口人，可是我也沒有好吃好穿過後來你們祖父死了，財產全給大伯父霸佔去，你們的父親因為爭氣，二和他告狀，帶着我私下貯蓄的兩三萬地錢，跑北京來，十幾年你們的父親滿不交好運，把三萬塊金花得乾淨……」

有敲門的聲音，母親回來了，奶奶密住不講，大家下地走出去。

「哈，今天正巧呂祖下壇，」母親見着奶奶面就說。「我問伯雄在什麼地方修仙，

品筆同答在普陀山角一個洞裏面；我又要求呂祖帶他來降壇，呂祖回答，他的工夫不到還不降壇呢。」

「普陀山？普陀山是一個最好的修仙的地方，弟哥他們的祖父，去過這地方。」奶說。

「呵，娘知道胡家那老太爺作生日，誰全有給帖，只不給咱們，太勢利鬼！」

「豈有此理，也真好意思不給我們帖。」

「胡家以爲咱們送不起他，咱們偏送給他禮，教他自己覺得不對。……弟哥把皮袍當了沒有？」

「當了，錢在我身上呢。」

「不要看咱們窮，咬牙拿七八塊錢買一幅帳子送他，娘明天出去買，他後天就生日了。」

奶聽這話很興奮，贊成這樣辦。向來她主張人活着爲爭氣，爲爭氣所以落難，落難沒關係，只要有出氣的時候。這次又要爭氣。把胡家給侮辱一頓，不能說不出氣；奶輩子出氣的機會太少了，所以這一次絕對不放鬆。

奶第二天出去買，拿回來給母親過目，使我去送。拿着七八塊錢的禮物，拍門也不敢使勁。胡家聽差把帳子拿進裏院去，給我八毛車錢。我告訴他，是親自送來的，並不是聽差，他把錢往口袋裏一放，笑着送我出來。

晚上請帖到了，母親和奶高興起來。

「哈哈，不要看咱們窮，拿七八塊錢送他，不在乎。」奶講。

「咱們是闊出身的，錢見過，勢力見過，胡家不論有錢有勢，比我們從先丟遠了。母親說。」

胡家老太爺生日那一天，母親也去拜壽，胡家太太請大舅母向母親解釋，帖子是聽差就誤了，並不是不給我們。

「別人的金不會給聽差就誤，怎麼只有我們一家。」奶聽了母親報胡家託大舅母解釋的事，這樣講。

「誰會不明白，不過這樣推而已。」母親講。

典當的時期過去，進到拍賣階段了。最先賣當然是書，因為母親發覺父親輩窮，全是這些書所致。

父親遺留的書，盡是線裝書。買書的人講，現在的人不念這路書，要賣，非等有人提倡，是提倡念這路書的人自己全有，也是不買。

總而言之，這些書全不值錢，要歸齊，堆給一百塊錢。

「這書沒想到值一百塊錢，既然賣的人會給一百，就不僅僅值一百。」才姊和母親說。

「給二百塊全拿走，少一個子也不賣？」才姊那賣書的人去說。「你以為我不懂麼？這一部就值幾十塊錢。」才姊指一部最厚大的書。

「好好，我把這部書挑出來，你留着怎麼樣？」

「乾脆說一句，給多少錢。不要廢話。」

「再添五塊錢，合着是一百零五塊錢，賣就賣着，不賣就算了。」他掏出一疊票子數給才姊。

「你走罷，我們不賣。」

「不賣，你走了。」

「要走，走罷。」

「再添十塊錢。」不等才姊說實，拂身出去。

才妙教我在大門縫偵視，看他真走還是假走；如果他走出胡同口，趕緊把他招呼回來。

他慢慢地走，屈指算計着；走了二三十步，站住，回頭走來。

我先跑去報告才姊，然後再出來應門。

「誰？」我大聲喊，好像不知道是他。

「你又來幹什麼？」

「再讓我看一遍，剛才沒看清楚。」

他進來胡亂看一遍，又添十塊錢，才姊依然不賣，他又拂身出去。

我又上門縫那兒偵視。這回他走快了，脚步也堅決，走出二三十步，沒有站住。也許他這次真不要了？喊他回去？再等一會。他居然走出胡同口，他不要了；真不要了。

我開開門，想追出去。冤家，他站住了。趕緊把門關上。他轉身來。

他又添十塊錢，才姊仍然不願意賣。母親性子急，說「算了，便宜他罷。」

我們很喜歡，他也很喜歡；孫媽和他要底子錢，兩人爭吵一陣。

母親誇才姊會賣東西。才姊說，「什麼事不能立刻就答應，越不答應越值錢。」

賣來賣去，只剩賣打鼓的東西了。叫打鼓的一次，他們和蛆蟲一樣，這個來，那個走，在我們的門口不住敲小鼓；後來連鼓都不打，直接敲門問。

他們什麼都要，小的如同破衣裳，破鞋，大的如同棹子櫃台，陸續全賣他們了，他們有一種好處，對於東西不挑毛病。

奶々沒有理由恨他們，說：「今日居然和打鼓的作起買賣來，真是夢想不到。打鼓的給價錢太少的時候，奶々總生氣說，「你們快出去罷，我們根本不願意把東西賣給你們。」

母親拿出一條骨頭簪子交給才姊賣，骨頭簪上面有一點翡翠，能值兩三塊錢。給打鼓估價，打的鼓不識貨，以為是假的，只給兩毛錢。

「豈有此理！這會是假的！」奶々由打鼓要回骨頭簪，拿在手裏發抖。我們一窮，連東西都變成假的了。」

「老太太，您不要着急，真的您留着，我們買不起。」

「從此有東西也不賣給你們，你們全滾出去！」奶々顫抖着說。才姊勸奶々，拉他

回屋去。「我們餓死。東西不賣給你們！告你們說，把從先我們家的東西拿出來，你們連見過都沒有！……全滾出去！」

「老太太！你不賣，不要罵人呀！我們買東西，一樣給錢，不是白拿，罵人行嗎！」
打鼓的變了惡臉，和奶々答起腔來。

我把打鼓的推出門口，才姊拉奶々進屋子，奶々氣喘吁吁，說不出來一句話，老眼半張流盡最後一滴眼淚。

屋漏更遭連夜雨，下午烟土販子來討錢；近來討錢的全出口不遜，這小子特別凶。

「今天實在沒有錢。」我出去央求他。

「今天沒錢？沒錢在這兒住下！你們以為賣鴉片犯法，不敢向人要錢？告你們說，我一點也不在乎！如果在乎還不賣呢！」

我進去不理他。他追進來大聲喊：「出來！躲起來就算完事了麼！」

才姊挺身出去。那烟販子經才姊一說，聲音漸漸微起來，以後限期明天給錢，很和氣走了。無論什麼事，只要才姊出頭，大事會變小，小事變無。

「沒法子，誰教咱們買他底烟土，就得受這氣。」奶々自言自語。

「我不是好吃烟，烟有什麼好吃，爲提精神給你作奴才……」之親生起氣來。

「我沒有敢教你作奴才。」奶々今天胆子特別大起來「以前就受罪，現在還是受罪就求沒有氣受，就謝天謝地了，你不必替我打算，我活不了幾天。」

「我的命已經磨去半條了。伯雄死的時候，我就想死，怕你們現世，替伯雄盡他沒作完的事，故此才活着，你以爲我願意活着……」

奶々逃上床去，蒙頭去睡，那是她唯一免戰的方法。

我和才姊相向，彼此沒有話，眼睛全作要哭的樣子，我們心裏都在難受着。

晚飯開出來，才姊去叫奶々，奶々沉沉睡着不醒，才姊把菜給她留着。母親也不吃才姊向例一口飯就飽。飯菜差不多全凉了，吃在肚子裏不但不精神，反倒難受，故此我也沒吃幾口。

站在窗戶外面出神，問我想的是什麼，在自己也不知道，牆根蟲聲唧唧，添不少我說不出的煩惱。

「奶々！奶々！」我聽裏面才姊驚惶地叫。回身進去。看見才姊擦開奶々の帳子，一面叫一面流眼淚，奶々嘴邊流着白沫，人事不知了。我迸出眼淚，也大聲叫奶々。

母親聽見我們喊，也慌忙過來。「娘」母親帶哭的聲音叫着。你也要走，留我一個
人受罪麼！」她掏出手絹，擦乾奶奶嘴邊掛着的白沫子，用手摸奶奶的頭。

「電話弄走，有急事太不方便了，弟哥，快上大舅家，請他找一個醫生來。」母親
吩咐我。

我立刻就走，眼淚依然流着。走到大街上不曉得是不是在作夢，眼珠被眼淚遮住。
一切景物全是迷迷濛濛的，走道的人全是沒有心肝，好像不知道奶奶快死了，仍然和平
常一樣熙熙攘攘。」

「你奶奶的！要死嗎！我橫過馬路，一輛電車突然停在我的面前，開車的脫下一扇
前面的擋風玻璃向我大聲說。

只有他知道奶奶要死，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然而既知道奶奶要死，爲什麼還躊躇
那腳鈴，不沈默着。

拐進胡同，聽見有人說：「這孩子在什麼地方捱了耳光子，這樣委曲！」

到大舅家。使勁拍門：門開了，一直奔大舅屋子去。大舅躺在床上抽大烟，大舅母
躺在對面替他燒。

「弟弟！什麼事？」大舅母問我。

「奶奶……快死了。」我收斂住眼淚。

「什麼，奶奶快死了？什麼病？」

「不知道，母親教我請大舅代找一位醫生。」

「好好，你回去告訴母親，立刻就打電話請。」

我跑回去，恨不得立刻到家，看一看奶奶的情狀，也許醒過來了也未可知。進自己家胡同，心胆都怯，不敢快走；有人哭，聲音由我家傳出來。——是母親和才姊的哭聲

——明明是她們。

我走到大門前，不敢推，伏在門上哭起來。

